

民俗學會叢書之一

泉州民間傳說

539.4221
437

晉江吳藻汀編



3 0409 1251 5

31267

目錄

頁數

顧序	一
龔序	四
自序	六
黃解元，邱小姐	一
秦鍾震(六則)	六
周學建和出科聯	一五
李相國度水鬼	二四
李相國被誣的故事	三〇
李九我與補鞋匠	三四
李相國報答補鞋匠的又一說	三九

目錄

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	四二
呂純陽.....	四六
李九我和某提督.....	五〇
東街蔡六舍(十三則).....	五五
聯吟.....	七六
鼻司.....	八〇
曾章官.....	八六
金錢的累.....	八八
壹個銀圓.....	九三
豬仔打死纔講價.....	一〇一
七十三，八十四。.....	一〇五
殭屍，骸哥.....	一〇七

錄目

石獅王，關刀埋.....	一一一
洛陽橋瑣談.....	一一五
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又一傳說.....	一二二

顧序

民間傳說，是民衆們的歷史。他們所要知道的歷史只是這一點，並不是像士人們要求四五千年來有系統，有證據的歷史。這些傳說，向來因爲得不到士人們的同情，所以沒有寫上書本的權利；可是它們勢力真大，它們能够使得一般民衆把它們習熟于口耳之間，一代一代地傳衍下去，經過了數千百年而不失墜，它們並不靠着書本的保障。

現在我們的眼光和以前的士人們不同了，我們要知道民衆的心聲，於是從他們的生活上反映出來的各種傳說俱有搜集的必要。我們在這些傳說上可以知道他們的煩悶的現實和希望中的快樂，可以知道他們的單調的起居和想像中的神秘，可以知道他們的淺陋的智識和所崇拜的天才。總而言之，我們若要接近民衆，爲他們謀福利，或要研究民衆，解釋他們一切事

序顧

實，那麼他們的傳說都是極貴重的材料。

這數千年來埋積的寶藏，現在是到了發掘的時候了。自從民國七八年間，北京大學設立了歌謠研究會，振臂一呼，全國響應，這發掘的工作已開始了。到處有寶藏，到處可工作，這是何等地快樂的一件事！

晉江吳藻汀先生搜集泉州傳說甚多，先編成一冊，寄給我讀。其中保存的傳說，有的是出於本地的，有的是從他處流傳來而可以尋出它的轉變的痕迹的，他都隨着民衆的口氣作細密的記錄。現在地方的歌謠集雖有各種，而地方的傳說集還不多，藻汀先生此書足以開出一個新風氣，使我非常敬佩。

晉江自晉朝南渡之後，成爲中國南部文化的中心。從唐宋到元朝爲與外國接觸最盛時期，國外事物的介紹，國內文化的傳布，爲書本所不載而留存在民衆口耳間的，政治方面如南宋幼主的播遷，留陳兩氏的立業，宗

教方面如佛教回教摩尼教的神蹟，交通方面如阿刺伯人南洋島國人的居留，建築方面如東西塔洛陽橋的工程，以及名人的軼聞，如李卓吾，施琅等輩，當不知有多少。這都是泉州地方所特有的，更屬藻汀先生的責任了。

我們希望藻汀先生和表同情于藻汀先生工作的人，從這一冊出版以後，努力進行陸續搜集，陸續出版，使得泉州的這所寶藏有完全裸露的一天！使得全國的同志見此榜樣都能聞風興起，就自己所在地發掘寶藏，得到最後的大成功！

顧頡剛 十八，三，廿九。

龔序

「一到民間去」，要「不把民間的興趣，民俗的流傳，一一加以調查研究，簡直是句空話！老友吳藻汀先生不幹了教育局長，服務於本校爲國文教員，分其工作餘暇搜集了很多民間傳說，預備真正地到民間去。假使他老是幹什麼長，辦那無聊的「等因」「奉此」的文章，不過由什麼長而什麼長，死了，完了，什麼是民間，連想也想不到呢！我讀他那一本民間傳說，我不能不佩服他能這麼快的改頭換面。

他又拿那本民間傳說來校中講一學期，當做選科的課程，雖然爲期不過數月；然而同學們都聽得津津有味，並且明白了民衆文學的可貴，把從前貴族式的思想，統都洗去，於是同學們始急起直追，向民間去探討真正的快樂，這一層我又不能不佩服吳藻汀先生的豐功！

序 卷

他打算把民間傳說先編成第一集去出版，要我做一篇序，文章我不會做，爲了佩服心的驅使不得不畧談幾句來做個表示。

龔念平於私立泉州中學 十八，五，十一。

自序

我編這本的動機，是在民國十五年冬顧頴剛先生來遊歷泉州攷察古蹟之後。顧先生以歷史家的眼光注意古蹟；同時也注意民俗。他到泉州的時候就敦囑我的摯友劉谷章先生對於這種——民傳間說——努力！劉先生介紹我見過頴剛先生，遂將頴剛先生的意思轉囑我，叫我從事搜集。可是我縱懶慣了，遷延復遷延，至民國十七年學校放了暑假，才起手編輯。匆促之間免不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的毛病，深望閱者對於我這本加以匡正，那是我十二分誠懇地歡迎和接受。

復次，我還須對劉谷章先生說聲多謝，因為我在編輯的當兒，他幫了我搜羅不少的材料；有的傳說稍微出人，還得他替我以決定，這尤其我所感激的。

目 錄

晉江吳藻汀作于私立泉州中學校
十八，五，十六。

黃解元，邱小姐



明朝萬曆年間，晉江安海鎮地方，有一個才子姓黃名志清。他生平的事蹟在民間故事中流傳很廣；尤其是他的夫人邱小姐，更名噪一時。

黃志清在萬曆辛卯領鄉薦第一名，——解元——未中以前，他的父親黃錫替他訂聘一個才女邱小姐，這邱小姐不但吟風弄月清才罕覯；而且容貌嬌好，艷麗無雙。他們倆結婚的時期，恰在志清中解元之後，才子佳人，真是門當戶對；在洞房花燭第一夜，黃志清的朋友稔知邱小姐能詩，故把志清廝纏，直至魚更三躍，還不許他倆去睡覺。他們——朋友——唯一的條件，是要新娘做一首詩，才肯罷休。起初邱小姐硬着頭皮，任他們胡鬧都不理，及至他們越鬧越兇了，邱小姐才索性舉筆寫了四句道：「百歲姻緣在此宵，諸君何故苦相要？可憐織女河邊待！早放牛郎渡鵲橋。」大家看

了這首詩，知道奈何她不得，也就一閃而散，這是邱小姐初出茅廬第一次的韻事。

再說安海鎮有一個龍山寺，寺中供奉觀世音菩薩，香火鼎盛，在幾百年前，已是名播遐邇；那處的俗例，每值十二年，觀音菩薩須到南海謁祖一次。在菩薩未起程以前，鎮裡頭的商店，民居，要張結花燈，表示歡送的敬禮，好事的自然勾心鬪角，炫奇誇異；說不盡熱鬧非常。引得那些紅男綠女，在燈光下挨肩接踵，爭來觀玩，黃解元是個風流才子，又碰着新婚初期，不由得興高彩烈，盡情遊玩，直至半夜方才回家，累了邱小姐等得疲乏，不覺倚着綉枕睡去。志清玩歇回來，到她床前輕輕地對她說：「乘興看燈回！爲問玉人醒未？」她在睡眼矇矓的當兒答道：「忽聽驚夢覺！始知君子歸遲！」他們倆不待思索，一唱一和，都帶了詩意，多麼有趣呀！

志清的父親黃錫，在明朝也曾做過大官；他告老歸來，在鎮中擇了一個地方，蓋起一座花園。花園裡頭最特色的是座假山，是仿照廣寒宮的故事造的，所有人間傳說月中的什末桂樹啦，蟾蜍啦，應有盡有，無不極人工可能的盡量構造。他又在假山對面築一座高樓，親自題了「玩月樓」三字，取對假山的月宮觀玩的意思。黃錫把題的字親手寫好，交給石工去雕琢，却不知寫的時候，把「玩」字誤寫做「聽」字，他一邊寫好，一邊交給石匠，直至琢好的時候，才覺得弄錯了，他不禁大聲嚷道：「錯了！錯了！」傍的人都莫名其妙。

黃錫自言自語地說：『月有色，沒有聲，我爲什末會把「玩」字弄做「聽」字呢？』

邱小姐在裏頭聽得她的公公爲題樓的事，嚷得那末厲害，免不了也要出來打聽是什末一回事，走到她的公公站的傍邊，才曉得爲着「聽月」的

「聽」字嚷鬧呢，她把這三字玩索了一會兒，不慌不忙的問她的公公稟道：「媳婦的意見，「聽」字倒比「玩」字好呢。」

「月亮能聽的嗎？」黃錫似怪她不講文義，向她詰問。

「也許可以聽的，只消添題幾字吧。」她說罷，就坐在她公公的案上拿起紙筆寫了一首詩，她寫的是：「夜半高樓接太清，倚欄聽月十分明！摩空靦靦冰輪轉；搗藥鏗鏘玉杵鳴；曲奏霓裳音細細；斧侵月桂韻丁丁！忽聞一陣天風鼓，吹下嫦娥笑語聲。」黃錫看了又看，哈哈的笑道：「好個聽月的註腳呀！這首把「聽」字說得頭頭是道，真的「聽月樓」比「玩月樓」好得多了！」他喜得手舞足蹈起來，於是更命石工把這首詩雕琢，嵌在「聽月樓」的傍邊，一起嵌在樓眉上端。

安海鎮有黃姓的別墅叫做「尺遠齋」，相傳是黃解元的父親黃錫的花園舊址，邱小姐做的詩和「聽月樓」三字，至今還有遺跡存在呢。

「附記」：聽月詩一說是黃志清做的。志清在京師服官的時候（泉州府誌載稱：志清萬曆辛丑鄉薦第一；乙未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和一個王爺很要好，某王爺新蓋一座樓，皇帝賜他「玩月樓」的號，某王爺託志清代書，不意被志清把「玩」字錯寫做「聽」字，但樓號和紙張都是皇帝賜給的，既經寫下，又無法改易，於是志清才做這首詩來解釋。後來皇帝知是誤筆，又見了志清的詩，十分贊賞，所以并不查究。至於「尺遠齋」是清代道光時志清的族裔黃元禮建築的；元禮因爲他的先代有這種美談，特地蓋一座假山，仿月宮的故事，好把「聽月樓」三字，和「聽月詩」裝進去。現今如過「尺遠齋」的還可以看到着這兩樣古蹟。這兩說拿來比較，在民間盛傳的，還是以前說爲普遍，今並存之。

— 編者誌 —

秦鍾震

「睛瞑惡人秦鍾震。」（泉州方言，瞎子叫做「睛瞑」或作「睛盲」）他的浪漫舉動，在距今二百年，還深刻地印在泉州人的腦子裡；他的諱號常在一般人的口頭，談秦鍾震的，便連帶拿「睛瞑惡人」的號來形容他。

秦鍾震是明朝萬曆間的進士，自至少老都不改變他的浪漫行爲。因此在舊道德社會中，不免惹起所謂縉紳先生的非議；睛瞑報應的附會和惡人的特號，或許是視他爲名教中之罪人，特給予他呢，他的故事值得我們稱述的，寫在下面：

（一）泉州府署的門前，掛着一對木製白地黑字的聯對，出句：「八閩名勝無雙地，」對句：「四海人文第一邦。」這對子是什末時代遺下來的，却不得而知；按牠所根據的大概是以泉州的清源山，古稱「第一洞天」，而

泉州又有「海濱鄒魯」之稱，「泉南佛國」之號，所以用了這麼冠冕堂皇的聯，掛在府署門上，來表示這個文明特異之點。秦鍾震是個思想超越的人，對了這種誇大的語氣，委實不稱他的心懷。有一晚他悄悄地走到府署前，把出句的下邊添了一個「獄」字，對句的下邊添了一個「敗」字；讀起來是：「八閩名勝無雙地獄，」四海人文第一邦敗。」（「邦敗」泉州的方言，好像子孫不肖，貽羞先人的，就方言讀來，帶着滑稽的神氣，很可令人發笑呢。）經過府署前的人，沒有不發笑的，那天府老爺出門回來，看那聯上拿他比在地獄裏的人，氣得口歪眼斜，後來雖調查明知是秦鍾震惡作劇；但他是不好惹的，只好叫人把那兩字拆掉，終於沒奈何他。

（二）距泉州城東門半里許，地名許厝坊，那裡的石坊差不多整百個，多半是旌表烈女，節婦的。每個牌坊石柱上，都鑄着聯對，用以褒獎她們如何的矢志，如何的堅貞；這些事在舊禮教思想範圍中心，都看做非常底

神聖，坊中有一對：「七十老翁二十寡」，「六月夫婦三月遺」，叙一個節婦苦況，秦鍾震在出句下文添了「誰見？」在對句的下文添了「焉知？」把一對讚揚貞操最起勁的文句，突然加上兩個疑問的字，這是何等尖刻呀！後來秦鍾震病了瞎眼，相傳是被雷判震傷的；而且千口一辭都說他添註貞節坊聯文之後，天老爺立刻發雷擊他的眼睛，定是他不敬節烈的惡報。

按泉州府誌文苑篇載稱：秦鍾震卒年八十餘，以這樣的年紀，眼睛失明也是意中事，雷震盲目之說，在當時科學未昌明，自不免有這般附會；況且在銅牆鐵壁似的禮教的泉州社會裡，他居然大胆的不敬貞操，無怪縉紳士大夫們，硬把因果報應之說，加在他身上，使後人引爲殷鑒，爲名教上堅一重的壁壘；他的惡人譚號，或許是由這次得來的。

(三)秦鍾震既以惡人著稱，怨恨他的，也自不少。他在歲首貼的春聯

，在大門上的這一對，沒一年不是被人家蓋上白紙的。有一年他想一個方法要抵制那些來貼白的，他故意寫一對不祥的字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果然這次要來替他蓋白紙的人，看見他自己倒影，笑着仍舊拿回去。他等到元旦早上，在對子的句下一邊再接「今日至」，一邊再接「此時行」，全聯讀起來是：「福無雙至今日至」，「禍不單行此時行」。這次的元旦他的門上就沒有蓋白紙的聯了。

（四）有一次泉州城內某舖迎神，他的境裏照例要參加熱鬧，熱鬧的裝飾品——如馬隊，欄台之事，——要由他境內各家預備的。秦鍾震是個紳士，在他境內好事的少年，不免把這次要給某舖應酬的事，向他請示，他高興的對他們道：「你們可稅一座欄檯，裡頭裝一些棉花，拾欄的由你們僱，欄中的人物由我擔任，也省得你們多花錢。（泉州迎神的欄檯是四人抬的，欄上是僱妓女或俊童裝飾故事；坐欄的人叫做欄旦。）那些少年聽

他的話，個個都興高彩烈，說這秦老爺肯破鈔，真意想不到呀！到了迎神的那天，就照他的吩咐去備辦，把欄檯抬到他家的門前，秦鍾震叫人先把他寫的一張紙貼在欄檯上，寫的是！「雪滿山中高士臥。」七字；他又吃個酩酊大醉，自己走上欄來，躺在棉花上，人家問他裝的故事，他說道：棉花就是雪，我就是高士，這樣就叫做雪滿山中高士臥，這個故事再好沒「有了。」那少年們無法，只得抬他跟着菩薩一塊兒迎去，在冬天的時候，躺在棉花裏，又暖和，又舒服，免花一個錢居然有了四個人抬他到各處去玩耍，他多麼得意呀！

按這段傳說，如果實在，當在秦鍾震未病瞎以前的事。

(五)秦鍾震的朋友莊際昌中了狀元回家，聲勢的烜赫，意氣的蓬勃，自不待言，而秦鍾震老是瞧他不起，他抄了古詩「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窗前勤苦讀；馬上錦衣回。」把首句尾巴的「過」字拿來接在第二句的

尾頭；拿第三句尾頭的讀字，接在第四句尾頭，讀起來是「白日莫閒，青春不再來過！窗前勤苦，馬上錦衣回讀！」簡直是嘲他年紀大了，才中狀元；而且學問還是不够，錦衣回來要再讀書呢。這一首句調變更的詩，秦鍾震親自寫在箋紙上，命人送給莊狀元，做一種敬禮；其實莊際昌也是個淹博之士，秦鍾震雖然這樣挖苦他，却不以為意，回敬他的禮物，也找了唐詩裏頭「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如法泡製的，把首句尾巴的「曉」字，接在次句「鳥」字之下，把第三句尾巴的「聲」字，接在第四句「少」字之下，念起來是：「春眠不覺，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花落知多少聲？」是嘲他眼睛瞎了，聞了啼鳥，才曉得天亮；夜來風雨，花落才知道多少的聲音。他們倆滑稽的天才，可說半斤和八兩，分不出誰高誰低呀。

(六)少年時代的秦鍾震，有一班朋友一共十八個，個個都是放浪形骸

的，那時有晉江十八才子之目。（他們的姓名除秦震鍾外餘的都不詳）秦鍾震在十八個中，算是領袖，他們浪漫慣了，自然免不了越軌的舉。動他們聽說有某相國的小姐，長得十分漂亮，想要瞻仰她的風來；但深閨待字，未曾出門，真是桃源有渡，問津無從。後來他深聽這位小姐，常於花晨月夕的時候，在牠的花園裏玩耍；他們費了許多的心神，買通了一個老媽，約定時間暗地把園門開放，讓他們悄悄進入躲在假山後面。不意他們進去了後，這個園門被園丁加上了鎖，一夥十八個都被關在園裡，他們雖然在暗地裡瞧過小姐，飽嘗眼福，畢竟賊胆心虛，無不戰戰兢兢地怕被人覺察。他們真倒霉了，被一個丫頭瞧見！丫頭呼喊出來，他們一夥十八個，那有一個能倖免呢？

某相國親自詰問他們，他們言語支吾也辯不出什麼理由來。某相國大怒，於用了三種冷酷的條件，叫他們各自承認了一種的懲罰，才肯放他們

回去。

那三種的條件是什麼呢？（一）從一個老媽袴下走過去，（二）拿碗裏的糞吃一口，（三）打二十板的屁股。

懲罰他們的三樣已經備好了，某相國親自監視他們受罰，他們個個遲疑想不出要認那一種的罰才好，站在傍邊的老媽展開兩足道：「來吧！別害羞呢！天子門生也是從我們袴下出來的。」

內中有一個聽着這句話的，便硬着頭皮鑽進去了，秦鍾震也握着拳兒伸入碗裡，再拿起來放開掌心用舌頭一舐——其實掌心沒有着糞——也算受罰了。其餘十六個，既沒像那第一個的堅決；又沒有像秦鍾震的機智，歸跟各個都受過打屁股的處分。

秦鍾震

據迷信的說法，在科舉時代讀書的人，若受過打屁股的體罰，終身沒得出頭的日子，因此附會的就傳說那個由老媽袴下鑽過的，後來竟中狀元

，是應那老媽的語讖啦（狀元是天子門生），秦鍾震因爲有機警，假做吃糞的樣子，來瞞騙那個相國，後來也得中進士；其餘的則終老還考不上一個秀才呢。

附錄泉州府誌文苑篇秦鍾震事畧

秦鍾震，字伯起，號耻壘，晉江人；萬曆癸卯甲辰聯第進士，博極群書，工古文詞，清逸流麗，有才子之目。歷官知府，以目疾歸，詠歌自娛。嘗於山水絲竹間，矢口成篇。性狷介少容；而喜排諧譏調，才藻橫溢，聞者絕倒。旣盲猶能作草書，或與人對奕，不差一子，世咸奇之。卒年八十餘；所著有樗吟。

周學建和出科聯

要知周學建和出科聯這段有趣的故事，須把泉州九鯉仙示夢的靈異先爲介紹一下：

九鯉仙的姓名不詳，相傳有兄弟九人在興化九鯉湖同時蛻化登仙，後來在泉州北門外雙髻山顯靈，泉州人稱之爲大仙公。因爲泉州還有清源山的裴仙，獅頭岩的李仙，大仙公的稱呼，是和裴李兩仙分別的。

雙髻山離泉城五六十里，形勢險峻，登陟艱難；迷信仙夢的人們，要預知未來的吉凶禍福，都不辭險阻，虔心的爬上洞裏去求其指示。尤其是科舉時代士族階級，求卜他們功名的前途更多。

秦鍾震

前清乾隆間，惠安有一個秀才，姓出名科聯，在鄉試前，要預卜他這科的命運，親自到雙髻山求夢，夢中見壁上寫着「梅花深處深又深；二八

佳人報好音一十四個字，醒來，猜不出甚麼意思；但自量他的學問，着實有幾分把握，於是毫不遲疑，決然進省赴試。

科舉時代的定例，除取錄在三名內的秀才，或經過科歲考置列優等的；此外要進場鄉試的，須先在省考過遺才，叫做錄遺，錄遺有名了，才得進場，出科聯是太經科歲考的新進秀才；而且秀才榜上是列在三名外的，自應照例錄遺；不意他竟在這容易的考試被黜。以他那樣飽學，考不上一個例行試驗，不但自己認爲不該；就是一班和他接近的朋友，也沒有一個不替他叫屈，似不知這裏頭却有一個暗礁呢。

原來主試錄遺的是提督學院——學臺——的任務，福建省這任的學臺姓周名學健，他來到福建的時，聽得泉州雙髻山大仙公的夢很靈，特地派他親信的人，到地去求卜，問他的官階前途。可巧那夢中聽的是：「出科聯中解元，周學健無頭壳。」（泉州的方言腦袋叫做「頭壳」）求夢的人據實報告

，周學健聽了，心裡頭暗自疑惑。湊巧這科錄遺的秀才，發現了出科聯的名字，自不免觸動了周學健的心事。他懷着鬼胎，注意察勘出科聯的文字，着實做得很好，也許是個解元材料；於是益發慌張起來，既然和他性命有關，索性把他——指出科聯——姓名除掉，使沒得進場的機會，中解元的仙譏就無從而應了。

出科聯自錄遺不售，又羞又憤，幾乎害出神經病來，他見一般朋友個個忙着進場，獨他一個向隅，鬱鬱不樂，便離開寓所，到各處玩遊，藉以排遣心中的煩悶。不知不覺的，步入一個花園裏，那裏頭的池亭，臺榭，假山，花木，應有盡有，直教出科聯如在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是出科聯的功名氣運，該絕處逢生，他走到園的盡頭，抬頭一看，見那園裡的穹門上，寫着「梅花深處」四個大字，恍然勾起他往日夢中的情景。他暗自想道：「我從前求的仙夢，不是指示我「梅花深處深又深……」嗎？這裏既然

有「梅花深處」，我不妨再進去，看個究竟，說不定在深又深的中間，有什麼奇逢呢。」

這個穹門本來是雙扉虛掩的，他信步直入，見那邊似乎是住眷的樣子，正停住脚步，待要折回；忽然從裏面來了一個衣服麗都，容貌娟好的女子，驚異的問道：「這個是誰？在這兒幹麼？」

這一聲剛嚷完，就有四五个老媽和丫頭跑出來，把出科聯揪住：「你是那兒來的賊？這裏是小姐的綉房，可許你隨便進來嗎？」老媽和丫頭你一句，他一聲，不住的喊：

「你們把他拿住！待我稟知大人發落。」一個老媽說了就去，出科聯於是發抖。

一會兒，一個有鬍子的老頭子出來，見了科聯厲聲問道：「怎的闖到這裏來？想偷東西嗎？」

「我……不是賊！我……是秀才！」出科聯戰慄的分辯。

「胡說！鄉試的日期快到了，如果你是秀才，一定忙着預備進場，還有工夫亂闖人家的屋子？你一定不是秀才。」

出科聯把錄遺被黜的事，細述一遍；又把羞憤納悶，誤入花園，求其原諒。

「唔！你連錄遺也考不上！就使真是秀才，學問也可想呢。如今我出個題你做：做得好呢，赦你無罪；做不來呢，非懲辦你不可！」

出科聯怎敢不答應呢？況且做文章是他的家常便飯，一則可以藉此發洩這幾日來的悶氣，二則無故誤入人家，這個事也可以消弭。那老頭子一面出了題目，一面命跟人取文房來，出科聯不待思索振筆直書，已經揮就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章，雙手獻給那老頭子看。

老頭子閱過一遍，讚着他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可是不解爲何錄

遺竟不穀上？剛才我忘記問過你的姓名，如今你把履歷填來，我這裡布政使照例可以保送四名，直接應試，正缺着一名呢。」

出科聯喜出望外！連忙填了履歷，說不盡感激的話，別了布政使趕着預備進場，回憶從前的仙夢和今天所遭的事情，恰恰符合，不由得心中大喜，預料這科必有希望。

三場過了，出科聯的文字委實不錯，發榜的時，鄉試第一名解元竟是「出科聯」三字。

話說周學建自從錄遺場中，發現出科聯的名，觸着他夢中的忌諱，早已把這名抽掉，不料這科榜上又有一個出科聯，後來詳細調查，才知是由布政使直接保送的；但木已成舟，已無可如何，此時只有希望仙夢不靈罷了，誰知他的厄運竟難避免。

不久，逢着了國憂，（按泉州府誌載：出科聯是乾隆三年戊午解元，

按乾隆在位六十年，那末，這次的丁國憂，或者是清廷的太后或皇后（專制時代的國喪，在職的官員，例應蓄髮一百天，周學建平時有老毛病，頭髮要是經過十天沒剃，就發昏生病，他既碰着國喪，自然要遵守那時專制的制度，他耐着這末長的時間，着實癢得難過，也是他合該有事，已經過了九十九天了，他在搔癢的時候，有個跟班在傍說：「明天已是滿哭了，大人的頭癢嗎？差了這一天，就是秘密叫個剃頭匠來剃下，也不妨事的，橫豎下午不見客，誰會知道呢？」

這些話正中周學建的心懷，遂悄悄地命了跟班叫個剃頭匠，把寸把長的頭髮削掉。

一會兒門房報道：「將軍親到拜會。」周學建已經削去百日未滿的頭髮，那好再去見他呢？只叫門房如此這般回上去。

又一會門房再報道：「將軍說：「大人有病，要來看病。」」周學建慌起

來了！叫門房再回上去說：「不敢當」。

門房吁喘喘地跑進來報道：「將軍已進來了，他說『一定要見。』」周學建無法，忙取個風帽，把已經剃過的頭掩着，裝了病的模樣，會見將軍。他們倆談不到幾句話，那將軍假殷勤的伸着手去探周學建的額，問他潮熱沒有？順勢把風帽推下，急得周學建無處躲藏；將軍一見他的頭髮已去，只是哈哈地大笑！

將軍別了周學建回去，馬上據實彈劾，詔旨下來，以周學建「目無君長，不守國喪。一論罪處死！這事發生是在出科聯中解元以後，正應着周學建自己的仙夢。

爲什麼周學建祇差一天剃頭，將軍立刻就知道呢？這不能不把周學建和將軍前時的微嫌細故敘述一下：

將軍是滿洲人，他的姓名已經忘記了，年紀不甚大；性情很剛愎。周

學建會因一件小小的事情得罪他，過後也沒曾去留意；因為這位將軍愛畫的是丹青，常常拿他的作品給人家看，博了人家讚揚他幾句。——當時滿洲的將軍，炙手可熱的勢力，他的畫雖是不好，誰也敢不去恭維他，偏是周學建爲人極其爽直，胸中沒有成見，有一次將軍把他自己畫的幾幅，拿給周學建批評，周學建毫不客氣的指着這裡不好，那裡不對，弄得將軍老不舒服，就把周學建恨之刺骨，每每要尋短尋長用來報復，無如周學建做人很正派，這個將軍雖用了百計千方，終於找不出他的什末破綻；但是將軍已滿布了心腹在周的左右，專以偵探他的行爲；所以周學建遠例剃頭，將軍的偵探馬上報去，而一經証實之後，將軍報復的目的算達了。

李相國度水鬼

李相國名廷瓊，明朝隆慶庚午，順天鄉試解元，萬曆癸未會試第一，以及第二人授編脩；他的號叫做九我，少年時候是一個窮措大，靠了教書度活。

泉州百源村池的西畔，有一座小小的觀音宮，前面臨池，後邊連着田園，兩旁也沒有民居，地雖荒僻，却合於讀書用功，李九我是一個好學不過的人，特地選這地方，好讓他一邊教讀一邊攻書，真是一舉兩得。可是這個池從前已經溺死很多人，每至黃昏或夜裡，那些水鬼就要作怪起來，甚至連日間也常見有人被迷下水——俗叫做「叫交替」——有時李九我見着過路的人，頓時昏迷走向下去，他明知是水鬼做的勾當，也就撞命去營救，被鬼勾迷的人經他喚醒，自然不致有性命之虞，那些水鬼「叫交

替」的目的，依舊不得達，因此，水鬼對着他就有不服氣了，簡直視他爲對頭。

李相國所教的是幾個小學生，日誦就塾，晚來歸家，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裏夜讀。那些水鬼爲着李九我阻得他們的超度，每到夜裡就幻影幻聲在窗前恐嚇他，無如他的膽子很大，絲毫不以爲意，有時騷擾太厲害，他就喊他們幾聲，而水鬼終於奈何他不得，各自退去。

其中有一個女水鬼最爲倔强，往往待衆鬼們退去後，她獨自一個又來，李九我見她屢次現形，每思懲戒她。有一晚上女鬼又來了，她站在窗前很久，直等李九我讀罷一篇文章，才向他要火，李九我叫她伸手來取，她一隻手從窗櫺伸入，李相國拿起硃筆在她的手上寫一個「火」字。「噢！」的一聲，女鬼大叫起來；她的手縮不回去了。

爲甚麼她的手這樣動彈不得呢？原來李九我他日有相國的名位，硃筆

是厲害得很！他寫個「火」字，馬上就發火，女鬼的掌心不由得痛將起來呢。

「大人！——稱九我——我再不敢擾你了！快把那個字替我擦掉呀！」
她哀求的叫。

李九我笑着，拿一張紙替她擦掉，女鬼去了。

隔了數晚，女鬼又來，她這回很馴服的，不敢再搗亂了。

「大人！我幾次「叫交替」，都被你制止，可憐我在水裏很苦呀！要是沒有「替身」，那就永遠浸在裏面，不會超度的，求大人救我呀！」「你想超度嗎？好在你未曾害過人，如今賜你一個地方去，某舖的相公爺——佛號——已經裝好，准你附身吧！」

「領命！感謝大人恩典！」女鬼應了相國的吩咐揚長而去，一縷的靈魂附着在新裝的相公爺了。

明天，城內各處喧傳某舖相公爺的神來了，自此之後，這尊相公爺靈應異常，遠近迷信的人，都爭來祈禱，香火的鼎盛，在城內的菩薩，堪稱首屈一指。

數年之後李九我科甲聯登，做了宰相，告假歸家省墳墓，衣錦還鄉在當時是一件極榮耀的事，到泉州來，僕從之多，自不消說，某日拜客回來，經過相公爺的宮，那裡正在演戲宴神，聽戲的人非常擁擠，李相國的大轎擠不過去，不得不下轎步行。

李相國到這時恍然想着所謂相公爺的，就是從前叫她去附身的女鬼，他擠在人叢中瞧了一回，只見那座相公宮煥新的廟號，裏邊香烟迷漫，善男信女，爭相膜拜，他進了廟門，用手指着她說：「女鬼！你還不退嗎？」自經李相國這一指之後，相公爺就不靈應了。

「附註」 靈魂神鬼之說，原屬無稽之談，不過這個故事傳播很廣，姑

就傳說記起來吧。

關於百源村池的鬼事，在最近數年前，還常聽見有無故在那裏溺死的，一般迷信的人，就附會說是水鬼「叫交替」了。數年前我曾聽着一位朋友某君說：他親自碰着一個鄉下人，好像是被水鬼迷到百源村池的樣子，這鄉下人好在有了某君去營救，才不至死。如今把某君對我說的轉述如下，以備研究靈魂的做參攷。

某君說：在數年前——約畧五七年前——的某日經過百源的地方，見一個鄉下人把擔子擱在百源池岸邊，一個竹筴子浮在池的中央的水面，鄉下人好像昏迷一樣，望着那筴子，走向池下去，某君見了形狀，知是被水鬼勾迷；他急走到岸邊攔阻他，好在這鄉人着水才及膝蓋，某君把那人拖住，問他「下去幹麼？」那人只是口唾涎沫麻醉似的不會說話，某君拍了他幾下，才如夢初醒的道

：「唔！先生！感謝你呀！要不是你救我，我就死在這裏了。」最後某君問他何以要這樣，他說：「經過這裏，忽然一陣風，把籃子吹下，頓時心中昏迷，也不知裏頭有水，一心只望着籃子要去取來，及至被你打了，才清醒呢。」

某君不是說謊的人，他對我述這層，自己還莫名其妙呢。

——編者記——

李相國被誣的故事

李九我在浮橋——泉州新門城外——教讀，被人家誣指爲偷雞，這個故事，在閩南流傳很廣。

李九我未出身的時候，貧窮至三餐不繼；但他的境遇雖窘，面子却要顧，他在教讀的當兒，每頓吃飯，怕人家笑他沒有菜蔬；削一塊木頭的鷄腿，盛在碗裏，用一些醬油浸着，吃飯的時候，把木製的鷄腿調了醬油，當個吃鷄腿的樣子，人家看了，也不知是假的。

有一天他的書塾隔壁，有個婦人養一隻鷄，走到他的塾裏來，恰巧這天九我晒着書塾，把那蓋兒揭開，婦人的鷄跳在書簾上面，蓋子被鷄一動，翻轉過來，那隻鷄罩在簾裏，而九我竟然不知。

隔壁的婦人，失掉了雞，疑是被李九我偷去，因爲她常見這位李先生

吃飯的時候用雞腿做菜，——她却不知是木頭做的。她說：「李先生窮鬼似的，怎也天天吃雞？」她本來已經疑他是偷得人家的了，如今她失掉了雞，不由得親自到了書塾裡去找，一次，二次，以至三次，李九我不耐煩了，向她質問，誰知這婦人，是有名的辣貨，竟和李九我拌嘴起來，直把李九我氣壞了！而這婦人還硬指雞是藏在他的書塾裏。

距李九我書塾不遠有，個接官亭，裡頭供奉觀音菩薩，一般迷信的人，都說菩薩非常靈應，李九我要洗白竊雞的冤，索性邀她到菩薩跟前發誓。

李九我拿起菩薩案上的信杯，對着菩薩說：「如果我是偷她的雞，在菩薩靈前，連卜三信。」

杯子卜下居然三信！

「如果我是偷她的雞，再卜三信！」李九我帶着氣憤而吁喘地說。

「鷄果然是我偷的呢，再下一百信！」李九我不服氣地嚷。

接連地卜下去，已經有九十九信了，李九我氣得什麼似的，猛力把最後的一付信杯，擲得很高，那杯子一塊落在地下，一塊因爲用力太猛，擱在樑上，後來挾着梯子往上一查，合地上的又是一信。

「百信了！你還賴着嗎？」婦人用尖銳的聲音說。

這時的李九我千口也難分，所受的委屈，幾乎使他要流淚，又羞又憤地跑回書塾裏，無精打彩地躺在床上。

不一會那婦人又進來了，澈底地搜索，終於在九我的書篋內發現贓物。

過了一天，這個學塾已經不見了李九我了，那些學童也自動的解散，可憐一貧如洗的李九我連菩薩也拿他開玩笑。但他爲着糊口之計，不能再覓一個地方，去過那種冷淡的生活，於是找到百源宮來。

不數年間，李九我顯達了，他居然做相國，想起當年在接官亭的事，真是使他憤恨不已，因此在接官亭對面，築起一座樓，樓上供奉魁星，魁星手中持的筆尖指向接官亭這邊來，据一般人的傳說：自經這魁星樓建後，接官亭的菩薩就不靈應了。

李九我與補鞋匠

李九我在浮橋教讀，塾邊有一個鞋匠，和他最有交情，那個時候他一貧如洗，親戚故舊無不落寞他，只有這個補鞋匠十分敬重他，他鞋子破了替他補，不取他的工錢，有時在窮乏的當兒，還要二百五百去接濟他，窮途落魄的書生，有這個哀王孫而進食的，當然會使李九我感激到萬分！

「李相國從前不是和你最要好嗎？如今他做宰相了，怎不去找他？也許會念舊情，那末，你一定有好處！」這些話是補鞋匠的同伴，在李九我做宰相以後，對補鞋匠說的。

「他是宰相，我呢？我是一個小百姓，那裡好說他是我的朋友呢？我若到了那邊，要是他不肯和我廝認，可不是白走一盪嗎？京城的路又很遠呢。」

「這也說不定的，雖則他這時想不着你，你的名總該記得；到了京城討一個小差事該是有的，比在這裏補鞋總算好得多呀！」他的同伴這樣說。

補鞋匠終於被他的同伴說動了，他借了一些盤費，決計由旱路晉京。曉行夜宿，一路風霜，自不必細說，既到京城，他打聽着相府住址，然後整理衣服進去，要求門房的當差替他稟知相國，說是鄉親某某，特由家鄉來此求見。

一會兒當差出來，喚了他進去，這時補鞋匠心中忐忑，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當差引着他前行，轉好幾彎，才到了一間房子，叫他在那裏候着，半日補鞋匠心中畧定，兀自坐着等候謁見相國，他戰戰兢兢的不敢越出房門一步，他看了這間房子佈置很簡單，只有一床，一棹，一椅而已；而床中又只放着一件極薄的被單，補鞋匠暗自想道：「北京如此的嚴冷

，晚上要是給我在這兒睡覺，怕不凍死嗎。」

晚飯吃了後，相國來了，補鞋匠身子似乎發抖。

李相國笑容可掬地踱進來，面貌雖和前時不同；但聲音神氣却與前一樣，他說：「你來嗎？很好很好，」寒暄幾句又問了家鄉一些近況，補鞋匠一一答覆，應對中，多半不能自然。

談了一會，相國剛要出房門，又回頭向補鞋匠道：「晚上在這張床睡罷，那件被恐怕太暖呢，要是覺得熱，可把帳子揭開。」

「不……不……不打緊」補鞋匠這末答應，心中着實奇怪，似乎說：「這被還嫌不夠呢，你反說會過暖。」

相國去後，補鞋匠就躺在床上睡着，誰知一會兒渾身發汗，他就依了相國的吩咐，把帳子揭開，還是熱得難過，後來把被兒蓋了一半，才畧可安睡，這夜真叫補鞋匠莫名其妙，再四思索總找不出一個道理來。

光陰似箭般快！補鞋匠在相府已經半個月了。他由泉州來北京，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相國會念着舊情，替他照料，只是不好啓口，而相國自他初到的那晚一見之後，並沒第二次來和他會面，他每日三餐吃的雖儘有山珍海味；但一個人獨住一間房子，少有人和他談天，悶極了，簡直和監禁一樣，心裡反十分返悔，不該有了僥倖心想攀貴人，這一來着實孟浪呢！一天過了又一天，他不能再耐了，託了相國的當差老林回了相國，說他要回家去。

隔了一天，相國踱進來說道：「你要回去了嗎？也好！沒有東西送給你，只就這兩樣順便帶去吧。」說罷叫當差拿兩樣的東西來，那兩樣到底是什麼呢？說來奇怪：一疊四寸長方形的紅紙幾十張，一條七尺長的鐵鍊；此外再送他路費二十兩，他接受了後，勉強說聲多謝，心裡着實大失所望。

補鞋匠回來泉州，親戚朋友，都來看他，便問起這回到北京見過李相國，得有甚麼好的機會？

「不過白走一盪吧！」補鞋匠無論何人問他，他都是不高興的答着。

補鞋匠帶來兩樣東西，覺得太沒意思，鐵鍊呢，隨便擱在地下，紅紙呢，貼在壁上，他本來不認得字，並不知那疊紙就是相國——李廷璣——的名片。

他回來之後，死心塌地，仍舊去理他的舊業，——補鞋——可是他早間出去工作，晚上回來，總見壁上的紅紙掉去幾張，然而他也不以為意。

他的老婆養一口母猪，有一天跑到人家田裡吃五穀，人家向他交涉，補鞋匠氣了，就把北京帶來的鐵鍊，把那隻母猪扣起來。

相國的名片在補鞋匠家裏的壁上，被人家偷去好多了，偷去的用途，不消說是以相國的名義，向官廳討情的，於是風聲所播，竟被補鞋匠的朋

友聽見，急來告訴他，這時才明白相國送給他的紅紙，原來是這麼作用，於是把那剩的珍藏起來，人家有官府事，知道補鞋匠有相國的名片，都來向他請求，補鞋匠藉此得了許多謝金，便不愁衣食無着，補鞋的工作，也就不幹。

他福至心靈，由名片聯想到鐵鍊，取出來託人家鑑定，把黑色的漆剔去，呀！不是鐵呀，整條都是金的，補鞋匠居然做起富翁了，這就是李相國報答補鞋匠的二回事。

後來補鞋匠把在相國府時蓋的薄被，如何格外溫暖？請教人家，才知道那小小的被單，就是貂鼠做的。

李相國報答補鞋匠的又一說

這篇傳說和上述的完全不同，因同屬民間傳說的性質，也不妨兩說並存，我們不問那一種傳說是對的，我們拿這兩說來互証，我們總幾分可承認李相國有一個補鞋的朋友吧。

李相國未出身時，貧無立錐，在浮橋教書，尤遭許多人的白眼，有隣居一個補鞋的和他很密切，李相國時常受他的沾惠。

他——李相國——做了宰相，奉旨歸家，探知補鞋的還在浮橋，依舊以補鞋做生涯，李相國想念從前屢受他的恩惠，不能無相當的報答；而補鞋的也知李相國已經衣錦還鄉，但堂堂的相國，何等的尊嚴，雖則是舊交，却不敢冒瀆求見；所以相國有無念着舊情他也莫得而知。

一天李相國穿着便衣，獨自在街中散步，忽聽見鑼聲鏗鏗地響，猛然回頭，睜見縣官乘着四人抬的大轎子，前護後擁，好不威風。李相國想要拿他教訓一下：便蹲在道兒上拉屎，攔住他們的來路，那縣官的差役大聲

喊道：「滾！跑開！跑開！」李相國一些兒也不動，仍舊蹲着，差役們怕被縣官碰了，惡狠狠的把李相國揪住就打。李相國不慌不忙道：「縣官真正惡！原差打相國。」這兩句念了，把幾個原差驚得魂不附體，縣官聽着也猛然想起李相國已經回家，這人莫不就是他呢，急急地下了轎子走到他的跟前認得是他，不由得跪在地上叩頭求饒，李相國却不理他，但說「你到浮橋去求那個補鞋的某某，他若肯答應，什末都可以了的。」說了揚長而去。於是縣官立刻到浮橋去求那個補鞋的，願以千金酬謝，補鞋的得了這筆巨款，知道是李相國要報答他的。

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

泉州有一句流傳的俗語：「葉向李九，非親戚則朋友。」這句是表示他們倆有關係的；可是這句話的構成，爲何要他們各個名下的末一字減去呢？我至今却還不明白。

人們只知道他們倆有一種關係，而他們倆關係的來歷，還沒有能够正確的解答。據我所聽見的這一段故事，或許上述的俗語就是這樣的出處吧。

李九我的父親生平最迷信風水，他的職業雖是商賈，但既有這個嗜好，自然要到處留心那山脈，地靈，希望也得着一個富貴榮華之地。有一次他經過了福清的地方，看見那裏有一座山，山上一塊墓地結成了好的穴。他想：假使把這塊地來葬他的親屬，至少總可生了兩個貴子，他因爲要圖

得了這塊地，特地在福清開設一間雜貨店，好在那裡交識一些朋友，以便將那塊墓地弄得到手。

他在福清做了牛意未久，便就留心調查這塊墓地的主人，調查結果，知道福清縣本籍一個葉姓管理的，——就是後來葉向高的父親——已經葬他的老子了。——即後來葉向高的祖父。

葉姓在福清是個著名的窮漢，那座山從先代遺下來的祖業，他實不知有什末風水，不過他的父親死了，就把自己的山地，隨便埋掩，也不料被李九我的父親看得中意。

李九我的父親一心一意，爲着這塊墓地而來，不消說他要用了千方百計，去向葉向高的父親商買，無如葉姓因爲已經葬了親屬不願意把死人遷起，由九我的父親枉自癡心妄想罷了。

李九我的父親雖費了許多心機，也買不到這塊地，而他圖奪這風水的

心終是不死，大有不達到目的不休之勢。便計從心生，藉名在福清經商，特意和葉向高的父親交陪，邀他結爲異姓兄弟。你道葉向高的父親家境如許的清淡，如今竟有一位商店的老板和他相與，也自然是無任歡迎之至了。閒話休提，李九我的父親究竟用什麼法子，奪得這個風水呢？

原來李九我的父親不但精於地理，連相命他也很精通，他看見葉向高的父親臉上有兩條的「貴子紋」，拿着墓地會生貴子來印證，益發使他羨慕不迭。他知道墓地之事，明取不來，就想暗奪的方法。在福清物色了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娶來做妾，暗中授了她的計策。忽然一天，他對着葉向高的父親，聲言要回家，把生意託他經理，新娶的妾也托他照料。

李九我的父親交代既畢，收拾行李回到泉州，誰知他在泉州一連四五年，從未再到福清一次。那新娶的妾既然是受他的計，在這麼久的時間，就和葉向高的父親，發生曖昧，一連生了兩個兒子。這裡李九我的父親探

聽得詳細，知計已售，才再上福清去。他一見了葉向高的父親的面，免不了認真對他的臉上端詳了一回，見他面上的紋已鎖去，暗自歡喜。

過了四五天之後，李九我的父親拿出新妾和葉向高的父親私通的證據，向葉大起交涉，後來由他們的朋友出來調停，把所生的兒子，各人分一個。李九我的父親暗奪風水的目的已達，才帶分來的兒子到泉州。——這個兒子後來就是李九我，那分給葉的就是後來的葉向高。葉向高和李九我，在明朝俱做過宰相，其實他倆是同胞兄弟呢。

呂純陽

流傳最廣的呂仙，在泉州很有幾處的仙蹟；但認真攷查起來，許是和別處——他省——所傳的大同小異。大概我們中國人最合冒的是談神講仙，所以把這些公有而稀奇的故事，這裏抄襲那裏抄襲，充滿在各個區域。不然，神仙遊戲人間，那有這麼的呆板而且雷同呢？本篇要述的，却比廣泛的傳說有些不同，因為他的古蹟我們還可以實地去參觀呢。

泉州城內近南隅有個地方叫做百源村，那裡有一個池，叫做百源村池，沿池的南畔，有一個姓卓的祠堂。民七以後，泉州幾次受兵災，這卓祠堂會駐過兵，那祠堂的兩扇大門，已經破損而洞開；過路的人可以直接瞧到裡邊去，而當時呂仙遺留的古蹟也就顯露漸漸地引起人家的注意。

卓祠的中堂有一塊長方白地黑字的橫額，上面寫着「流清翠屏」四個大

字，末巴署着「呂純陽」三字的下款，字體寫得另具一種丰韻；這匾的來歷就是呂洞賓顯靈的一段故事。

在幾百年前——什末年代還未稽考——有一位卓員外，——他的名現在也不詳——居住在百源村，家財豐富，性好施捨，做人極其和平，無論什末人欺負他，或作弄他，從沒和人家計較，所以他的寬洪大度的名馳譽遠近。有一天卓員外磨墨裁紙，要親自去求一位名士的書法，替他寫了四個大字來掛他的廳堂。卓員外剛出了大門，碰着一個叫化子嗅着甘蔗，員外是有名的布施家，化子站在門外，是常見的事，這時員外一意要去求人寫字，也不會去理會。那知這個化子反來找員外說話，他見了員外手中拿一盒墨汁和一束紙，就問他要幹麼？員外和藹的笑容，把求寫匾額的事對他說。化子聽了只是哈哈大笑，態度倒像有點滑稽，化子說：「怎末近的不求，反到遠的去呢？來吧！我替你寫呀！」這末藐視的話頭，在任何

人遇着，至少要訓斥他一回；可是這位員外不但沒生氣，反而笑嘻嘻地把紙展開，舖在門外的台階上，真的要求他寫。化子把那喫剩餘小半的甘蔗蘸了墨汁，直將這張雪白的紙擦得整張都黑，然而不見他寫出什末字，他揮灑之後，依舊站着對員外哈哈大笑。員外正要問他則個，那化子已經指着對面的池——百源池——說：「拿到裡邊去洗吧！」

員外將信將疑地把一張黑越越的紙放在池裏，說來很奇怪，員外剛將紙兒放在水裏一浸，這「流清翠屏」四個大字赫然在紙上，末端並現着「呂純陽」三字的下款，慌得這個卓員外手足無措。他知道是遇着呂仙，急地要找他去，那化子早已沿池邊的北畔走了，員外撞命的追上百餘步，眼見那化子再再地升上天空，員外只得跪在地上叩首，忽然從空中墜下「海清」一領——仙衣一名海清——霎時呂仙也不見了。卓員外悵惘了一回，知道仙駕難攀，拾起海清，回來把「流清翠屏」四字製了匾額，掛在廳堂上；又將

海清墜下的地方，築起一座小亭子——叫做海清亭做紀念，現在池的北畔百源庵靠東邊一條小路——海清亭這個名稱，就是當時呂仙墜衣沿用至今呢。呂仙的字還在卓家祠，亭子的遺址已經不可見了。

李九我和某提督

泉州府誌明列傳載李廷璣——李九我——的事畧，很是贊揚這位鄉先生的操守廉潔，如傳中說：「當官勤事，……」，「請告歸養病，交游餽送，一切辭却，……以節約治生，……」，「廷璣遇事有執，尤廉潔，自念一介窮儒，巍科華貫，當思所以砥礪樹立，……」，「清節皦然，……」這一類的褒獎字面，就可知道他的爲人了。

李廷璣做了相國，解組歸來，依然清風兩袖，他家居生活絕不像做過大官的樣子，他的夫人因爲經濟困難，免不了時常埋怨着，她說：「人家沒做官，衣，食，住，還潤得多呢，如今我們的貧窮，簡直和你未出身的當兒差不多，這莫非是……」

「唔！你要錢嗎？這有甚麼難呢？稍爲等些，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

吧。」李九我很從容地說。李夫人以爲他是自己解嘲的話，也不會去理會他。

專制時代，凡遇皇家的忌辰日，一切的喜慶事都該迴避，——而喧傳全城的提督大人的壽辰，正是李相國答應他的夫人要錢子給她的第二日，——也就是所謂皇家的一個忌辰日。

提署的門前，張燈結彩，異常熱鬧，拜壽的官紳已經在這天的上午絡繹不絕的去恭賀了。提署裡的人員和當差忙亂了半天，大家巴不得趁着空兒去休息。忽然來了一位老人家，手裡拿着一根旱烟袋，慢步緩行走進提署來。「把衙」的盤問他，他只說「看看」；頭門，二門，三門，一直穿進到內署的大廳。他一路來，雖經了好幾個人的盤問，他總以「看看」兩字對付他們。署裡的人以爲他是年老的，也不會怎樣硬去阻止他，以此他竟得進到這個堂皇冠冕的廳事。

拍噹一聲！壽堂內的玻璃宮燈被這老人家用旱烟袋碎破了，這麼一來，驚動了提署裡的上下人等都圍來看，大家詫異而憤怒喊道：「瘋人！瘋人！抓！抓！」

「這是什麼地方？曉得嗎？」有一個高聲的問他。

「哦——哦——」聲很拉長，此外他也沒答別的話。

提署的人怕這事給提督知道，碰了丁子；一面收拾打破的燈；一面把這老人家拘留起來，候着發落。

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有些省事的人，怕他老了耐不得挨餓，端了飯給他吃，他不吃；斟了茶給他喝，他不喝；只是向他們要開水，他們就給他一碗的開水。

李相國在自己身上摸出两片大茶葉——每片足有二寸長——在開水裡一捺，那開水立刻變成濃茶了。在他旁邊看的人都愕異。

這些奇事，不一會遍傳了全署，除起提督一人而外，其餘無不知道的。

「糟了！這老頭兒，莫不是李九我嗎？」一個提督的幕友說。「怎見得是李相國呢？」有人問。「那種茶葉是某國進貢的。除起皇上賜給親貴大臣，誰也沒有這樣的東西。」幕友答。大家聽了幕友的話，面面相覷，各露出着急的神氣！後來虧得那位幕友想出一個方法，趕緊打發一個能幹的當差，到李九我家中，打聽他有無在家裡，如果說是出門，那末這個老頭子定規是他了。就得在那兒求他的夫人來邀他回去，——因為這老的脾氣，誰也說他不動，惟有他的夫人能够壓服他。

不多時李夫人乘了一把簪子進來，而這事已被提督知道，提督見了夫人，很恭恭敬敬的，並且憑着剛才去打探的當差的話，封了兩千兩的銀子送給她。——原來那個當差到了李九我家中打聽李九我不在家，急地求了

李夫人同來署中邀她的丈夫回去。李夫人心裡明白，故意推辭，那當差却也有把握，就將幕友授意的計策，表示要送李夫人一千兩做茶敬，後來見了李夫人仍是推三托四不肯去，就明講了兩千兩才得她的允許。李相國見了他的夫人，笑迷迷地道：「你來了嗎？我說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對嗎？」

李相國和他的夫人去了後，某提督才知他做壽的日子是犯着忌辰，李相國這樣地罰他，他却很情願的。

東街蔡六舍

著名尖刻的蔡六舍，居住在泉州城內的東街；因爲他平時所做浪漫而滑稽的事，够使後來的人們拿作談笑之資，於是凡提起蔡六舍的名，就連帶並及東街，其實東街和蔡六舍並沒有什麼傍的關係，大概是地以人傳罷了。

關於蔡六舍的趣事很多，如今把我所記的寫出來：

(一)

蔡六舍的兒子和他的媳婦十分相得，蔡六舍想拿他們倆來開玩笑，突然間喚他的兒子來到他的面前，秘密的對他的兒子說道：「聽說你的老婆，有點靠不住，你要留心觀察她的舉動，別讓她鬧出笑話來。」

他的兒子本來知道自已的父親最會作弄人的，這些話自然不致深信；

不過在他的父親跟前，不便替他的老婆辯護。

過了幾天，蔡六舍偵知他的媳婦不在房裡，就拿了一些煙灰躡足地走進她的房裡，把煙灰悄悄地塗在她的馬桶沿兒上；一會兒他的媳婦入內解手，不提防被那煙灰印在屁股上，依舊不知不覺的出來，蔡六舍偵得他的媳婦已經坐過一回的馬桶了，馬上拿出幾十錢，找幾個隣近的小孩，教他們念道：「蔡六！蔡六！他的媳婦屁股塗烏墨。」

蔡六舍的兒子聽得小孩子們所念的，不由得氣憤起來，急跑進他的老婆房子裡，馬上要脫她的褲子，察驗她的屁股，一個越是不肯，一個越是要看；夫婦倆在房內鬧到天翻地覆，終於被蔡六舍的兒子硬脫下來，——黑越越的屁股映人蔡六舍的兒子的眼簾，由是他竟疑起他的老婆真的偷了漢子。

蔡六舍明知他們倆已經上當了。故意叫他的兒子來責備道：「我老早

就通知你，可是你不信，如今怎樣？」

(二)

有一個年輕的鄉下婦人，常常挑雞蛋來城裡兜賣，蔡六舍引她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要給她買，價錢憑她說，也不和她計較。他叫她一粒一粒的擱在他的兩個手上，一會兒雞蛋擱在他手上的疊得很高，等到要給她價錢的時候，才故意着急道：「糟了！剛才忘記把錢子先算給你，現刻我的雙手滿盛了雞蛋，怎會拿給你呢？好在這裏沒有傍的人，你可自己伸着手到我的肘子裡拿吧。（用布做的口袋，圍在腰裡的，閩南的方言，叫做肘。）

鄉婦爲着她的血本，無可如何羞答答地伸了手到他的肘子裡拿出錢兒來。那知蔡六舍本來要拿她開心的，他預先已把他的褲帶換了一條很細脆的草，等到鄉婦伸手拿錢的時候，將他肚子一運力，那條繫褲的草繩就折斷了，——而褲子竟然脫下來。他又忙嚷道：「你真太不小心咯，連我的褲

帶也弄斷了，還不快些兒替我攏起來吧？要是不呢，別怪我把你的雞子放掉。一

鄉婦怕蔡六舍真的把雞子放下，不得不替他攏了起來，弄到她的臉兒都漲紅；然而蔡六舍屹自笑着揚長而去。

(三)

蔡六舍隔壁有個婦人，生下一個兒子才幾個月，那孩子生性多啼哭；婦人迷信很深，以為有什末鬼魔作祟，求神禱佛非止一次；不幸被蔡六舍知道，就差一個人對隣婦說，他會醫治孩子的啼哭，而且不用花錢。隣婦聽了，歡喜到什末似地，馬上抱了她的兒子過來，求蔡六舍替她醫治。

蔡六舍裝做很誠意的說：「你的孩子犯着確（春米的石臼）劫！只消我施一些法術，啼哭的病自然除掉。」他一壁說一壁引導隣婦抱了小孩到一個僻靜的地方，那裡有一個確，他就替隣婦抱了小孩，叫她自已踏着確，

叮嚀她要小心，別放下誤了事！鄰婦以爲他是施法術，並不疑心是作弄她的；於是小心翼翼地踏了碓兒，蔡六舍慢慢地把小孩放在碓裏頭，假意口中念念有辭，遂大踏步兒走去，那婦人知道是上了他的當，哀求替她抱起小孩，他竟掉頭不顧，累得那婦人腳下踏着碓，提心吊膽怕有疏失，致弄死了小孩；而碓裡的孩子更哭得利害，這婦人雖也撞命地叫喊，無如那個地方太偏僻，沒人聽見，好容易等了半天方才有人經過，替她抱起小孩，——然而她和她的兒子已經聲嘶力竭了。

(四)

蔡六舍問一個籬夫道：「你一天到晚，可攢多少錢？」他答道：「兩塊錢。」照這樣給你，替我抬一天願意嗎？」六舍要抬舉我呢，怎說不願意！」那末，我這裡已有一個了，只消你一個來成對，籬子還得你租一把。」於是這個籬夫很高興的去租籬了，一面暗自想道：「到底六舍是有錢

的，我對他說一天兩塊，他也不還價地照數要給我。一不消一刻那篙夫獨自一個夯了一頂篙子來了。

蔡六舍帶他到一處短墻下，叫他把前邊的槓子擱在短墻上頭，後邊的槓子叫那篙夫扛着，篙夫起初不曉得什麼一回事，自然地聽他的指揮。

蔡六舍上了篙坐了一會就下來，下來不久又上去；一上一下，擺得十分利害，弄到那篙夫兩個肩膀痛得要命。

「不，這樣我抬不來，六舍！」篙夫好像求饒地說。

「你不是說願意替我一天抬到晚上嗎？我照你的價錢給你，不短你一個。」

「不是這樣呢，剛才六舍不是說『已經有一個了』嗎？既是有一個，應和我成對，才能扛的。」

「這短牆不就是和你成對的一個嗎？我說的已經有一個，就是這一個

，並沒有傍的另一個。」

「這樣使不得，牆壁是死的，不會動的，叫我一個人沒走動，呆呆地站在這裏，不消說一天到晚做不到，就是一刻也難過的。而且你這樣一上一下，更使我擔着不起呢。」

「那麼，怎麼辦呢？」

「兩塊錢不算罷了。」

起先興高彩烈而來的箐夫，這時不免垂頭喪氣，仍舊把租來的箐子抬回去，結果弄了兩肩的酸痛，兩天不能抬箐，自己又花了幾十錢的箐租。

(五)

年少強壯的賣糕子，每天拂曉的時候，挑着擔子經過蔡六舍的門外，洪亮的嗓子，叫着「賣糕……賣糕……」這是他趕早市的習慣的聲音。

蔡六舍每在酣睡當中，被他叫醒，心裡非常討厭他。有一天蔡六舍叫

賣糕的進去，端詳了一回，見他身體堅實而且強壯，猛然想着他的洪亮的聲音，原來有這樣強健的體魄。問他道：「你一天能攢多少。」他答道：「四五百錢。」

「這一點攢牠幹麼？我有個法子，包管你每天，得兩塊錢，又快樂，又不用操心，比做這賣買好得多呢，不曉得你肯不？」

「六舍！——賣糕的本來是認他，——別拿我開心，天下間那有這種便宜事！」賣糕子的眼睛注視着六舍，似乎懷疑，而又希望能夠實在，盼他立刻回答這種巧遇的消息。

真的，不是哄你呢，只消你每天來我這裏一盪，把你身上本來有的一點東西，也許當你拿出來的當兒，感覺得非常痛快，這麼一來，兩塊錢就够到手了。

「什麼東西？要是我身上有的，我情願拿出來。」賣糕子的在表示願意

，並着急的問。

「人中白。」蔡六舍回答。

「什麼人中白？我沒有。」賣糕子不曉得這個名詞，這樣的答。

蔡六舍於是教他手淫的方法，把丟的「精」，注在杯裏，每天一杯，——手淫一次——賣給他，就有兩塊錢的代價，既多了進款又省了買賣，而且也很快樂，如此這般的說得很動聽。

賣糕子居然應允了，就天天送來一杯「人中白」給蔡六舍，領了兩塊錢回去。

不上一個月，他——賣糕的——面黃肌瘦了，堅實強壯的身子，變成萎靡不振了，而洪亮的嗓子，因此也失音。

蔡六舍估量這個人，已經不會像從那麼高聲，他早上的睡眠，可免被他攪擾，「人中白」也就不要了。

這時賣糕子的，接二連三的手淫了差不多一個多月，弄到腎虛氣弱，不是六舍說不要的話，他也要敬謝不敏啦。

賣糕子的病了幾個月，所攢五十幾塊錢，還不够醫藥費的開消，病好了回復舊業，叫賣的聲音，細微而沒力，真的不能和從前一樣。

「附記」這段故事有點穢褻，本來不說牠，後來再想：危害生理的手淫，情竇初開的青年多少人也許犯着，賣糕子爲貪圖金錢，被尖刻的蔡六舍撮弄，險些兒送命，把牠寫來，或者做個鑑戒罷。

——編者附記——

(六)

泉州迎春門外（塗門）埭埔鄉的鷓鴣姨每天都在破曉的時候，挑着蠟房等候開城進來，她們多數是年輕的，她們從家鄉來到城腳，要走十多里路。靠着塗門城有幾個毛坑（廁池）差不多是供她們撒尿拉屎的地方，因

爲她們一進城做買賣，要到下午才能回家，她們半夜從家裏起程，到塗門城的時候，天還未亮，要不趁着這時候，在那裏消解一回，怎能耐得這麼久呢？

蔡六舍知道塗門有這個地方，就動了作弄她們的念頭，他對人說：「明天我要使鷓鴣姨屁股發癢，并且不時在街上搔着，不信，你們明天一早和我在塗門大街，等着留心觀察，若是沒有幾個鷓鴣姨在路上搔屁股，我情願輸你們的酒席。」

聽他說這些話的朋友，知道他本來慣會作弄人家，那有不信他呢，幾個輕浮而喜歡惡作劇的朋友，不待他說完，就有表示願意明天和他去看他究竟能够做得到嗎？

他說了後，就於那晚上，拿出錢差了幾個工人把塗門城邊的毛坑打掃得干干淨淨；無論瓦片，樹枝，紙屑，都叫他們掃去，不使存留，然後散

下芋葉在毛坑的附近地上。

原來鷓鴣姑娘放屎的習慣，都是就毛坑地上拾起那些瓦片，樹枝，紙屑這一類東西來拭肛門的，不提防有人要作弄她們，在那天色未亮的當兒，一時拿不着平時應用的東西，就把芋葉拿來使用，却不知道這芋葉裡面，有很多的芒刺，一經拭過，那嫩膚的肛門着了芒刺，立刻奇癢起來，這天有幾個在那裏放屎的，不時都用着手在屁股上亂搔。蔡六舍和他的朋友在塗門大街等着，見了她們用手在屁股上兒搔把，都哈哈大笑，有癢得難過的，她們不待這天的蠟房賣完，跑回家去了。道兒上還對着同伴低聲的說：「誰的天壽，短命，弄什麼髒的紙在毛坑上呢！」她們不知是芋葉，她們不知是蔡六舍做的事。

(七)

蔡六舍叫一個賣柴的鄉下人，挑着柴到他家裏去買，他叫賣柴的坐

在他院裏等他拿稱子來秤一下，他進去裏頭半天，還沒出來，院子又沒有一個人，賣柴的等得不耐煩了，看見天井下晒了一筐蝦子，又大又生鮮，暗自偷了兩條吃下去，糟了！賣柴的吃了蝦子一會兒下部的陽貨立刻膨漲起來，原來那筐蝦子是興陽的醉蝦，蔡六舍預先擺着，要作弄賣柴的。

他伏在裏面覷着賣柴的吃了，才拿着稱子出來，叫拿柴來給他秤，賣柴的蹲着不敢起來，他故意催着他，賣柴的伏了很久，那東西依然挺着，不得已害羞的起來，拿柴給他稱。他照着賣柴的下部喊道：「不！你下部這樣，我不要買你的柴；因為我買的是要來賣東西敬神的，這麼一來大狎褻了。」賣柴的正要和他商量買去，他忽然回頭，看那筐子道：「爲什麼我的蝦子丟了兩隻呢？」鄉下人恐怕被他察出，急地把柴挑回去。

夏天的時候，這鄉下人打着赤兒，穿短褲子，下部硬綁綁的屹自整着

，怪難看的，鄉下人挑着柴，人家看見他的下部這樣一個怪物，都不向他買柴。

無法他只好挑回家去，路上碰着他鄉裏的人，羞得無地可避；入了鄉村，婦女們看着他，大家都避他罵他；小孩子見了都笑他；他到了家裡，不知道幾時才平復呢。

(八)

人家新造假山，蔡六舍想要毀壞牠，在路上叫了一個挑賣柴的鄉下人，導他挑到假山的牆外，道：「到家了！」蔡六舍故意把門一推，門是閉緊的，自然推不開，對鄉人道：「剛好屋裏沒人開門，你可把這些柴一把一把地替我擲進去，這個門是鎖的我這下已經推不開了，定規是他們帶了鎖匙出門去的，要是叫你等，又不知道他們幾時才回來，怕你擔擱時間，我到附近借錢還你的價吧。」說完，他一溜烟地去了。賣柴的信以為

真，便把柴兒一把一把地擲入牆內，弄得那裏面的假山雕飾底花鳥人物，都被柴撞壞，屋裏的主人開門出來，憤着這個鄉下人可惡！扭住便打，鄉人還分辯地說：「明……明……是……你……你們自己的……人，叫……我這樣……地擲下去呢……」等到這屋子的主人停了手，向他問個詳細，那鄉人已經被打了幾十下了，而屋裏新造的假山都被柴擲損壞了。

(九)

蔡六舍在大街上遍貼廣告，寫着「定某月某時在南較場燃放一個最大的爆竹。」人們腦子裏，都深刻着蔡六舍專做奇特的事。看過這廣告的人，沒有不特別注意的。

到了那天果然僱兩個人，抬了一門很大的爆竹，用了鼓吹迎導，經過了好多處熱鬧的地方，於是萬人空巷，跟着這門大爆竹到較場去，大家都預備要聽這門爆竹巨大的聲音。

蔡六舍對着眾人嚷道：「你們要把耳朵掩下，大爆竹的聲音恐怕震裂你們的耳鼓呢。」

衆人掩着耳，退了好幾步站着，蔡六舍拿起火龍，對爆竹的心一燃，只見一些火花而已，也沒有什麼聲浪，到這時大家才知道爆竹是一個普通的小聯炮，用好多的紙紮大的，他們一番熱烈跟他去看的，真上他的當了。

(十)

蔡六舍要作弄開鞋店的，定做一雙二尺長的巨鞋，和鞋店的老板議定了價錢，先給些定資。他的主意是犧牲定資，不要取鞋的，——他是要使鞋店的老板白糟躉了工料——可是鞋店的老板平時已經仰過蔡六舍的大名，知道他這一來是要開玩笑的。所以在蔡六舍來定製巨鞋的時候，已有了主意，結果使蔡六舍反而上了他的當。

鞋店收過蔡六舍的定資，把那巨大的鞋一起做了三隻，做好了故意把

一雙排在櫃檯上，其餘多做的一隻，暗自藏着，蔡六舍却不知他的計，自以爲得意，不消說是不去買他的。

鞋店的老板覷着蔡六舍經過店前的時候，故意氣憤憤地說：「這雙鞋子留他幹的麼？做好了這麼久，還不來拿呢，蔡六舍要愚弄我們，我們別上了他的當。」說罷拿起剪子把一隻鞋剪破了。

蔡六舍聽了鞋店裏提起他定做的鞋子，老是留心觀察他的舉動，忽地看着鞋店的老板破了鞋子，暗自歡喜道：「你可倒霉了，你既剪破，我就偏向你要的。」他逕自進了鞋店，拿了原議的價錢，要他的鞋子。

鞋店的老板，把錢收了。不慌不忙的在櫃裏再拿一隻起來合了櫃檯上沒會剪的那一隻，湊成一雙交給蔡六舍，這麼一來實在出乎蔡六舍意料之外，但他不得不把最貴的代價，買一隻不能穿的巨鞋去。

蔡六舍到紮紙店定紮一尊高兩丈的紙菩薩紮紙的高拾格價，他也不和他較量，照數給他，只商量快點紮好——最妙在明天——並先付了一些定金。

紮紙匠喜着價目優異，連夜趕工，要付了約定的時間；因為過於巨大，就在天井下工作。到了明天蔡六舍親自來到他的店裏，吩咐他抬到一個地方去，並要在那裏找清他的工價。這時才把那紮紙匠急得要命，爲的是紙菩薩太高了，只能永遠在他的店裏頭的天井站着，他那個狹小的店門，實是抬不出去。

誰不知道蔡六舍是有意作弄這個紮紙匠呢？可是紮紙匠只貪圖優異的價目，一時未暇計及，致上了他的當。蔡六舍只犧牲些小金錢——定資——弄得紮紙匠耗去許多的材料，花去整夜的工夫。

著名尖刻的蔡六舍，在童年——大約十幾歲——的時候，尤其淘氣，有一次到他母舅家裡，見了他的表妹獨自一個在樓上，而他的舅娘正在樓下忙着弄午餐。他悄悄兒告訴他的舅娘道：「妹妹有一朵花兒很好看，可以借我玩一下嗎？」他的舅娘絕沒想到他是懷着什末鬼胎，以爲他要借的眞是一朵花，有什末不可以呢？就慨然允許他道：「她在樓上，你若是要，自己找她去吧。」

他聽了舅娘這句話，三步做两步地爬上樓，剛好他的表妹在那兒刺綉，他竟不分皂白的伸着手，探着她的胸，要摸她的奶子，她當然不願意，力拒絕他，蔡六舍就嚷着告訴舅娘道：「舅娘！你不是叫妹妹給我呢？怎奈她竟不給我？」他的舅娘以爲是他要她的花，便在樓下嚷道：「小蹄子我已經答應他了，你還不快快給他嗎？」

於是他的表妹的奶，竟任他撫摸了。

(十二)

泉州的風俗，有了喜慶的事，要散錢給花子，有一次蔡六舍做壽，那些花子當然照例向他討錢，蔡六舍因見花子中間以瞎眼睛的最倔強，立意要教訓他們，對他們說道：「今天對於瞎眼的花子，要多給他們一點；可是他們要等來齊了，才一起發給的。於是叫瞎眼的都聚集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裡候着。」

那天來到的瞎子差不多有二十多個，他們自早上等到晌午，還沒見發錢出來，他們各撐着拐子坐着等候，忽地蔡六舍悄悄拿一根木棍，打從窗裡去，把聚在一塊的瞎子任打了一個，他反裝假的喊道：「不，不可，你們同是沒眼睛的，怎也自家打起來呢？」那個無故被打的瞎子，聽了蔡六舍這樣說，誤會是他們同伴打他的，於是不由分說，準着拐子來的方向，猛力回敬去，「拍得一聲」又有一個被打了！這個被先前那個打的自然不甘

願，也回了一棍過去，又有另一個被打了！因此，那二十多個的瞎子無一個不打來打去鬧做一團糟。蔡六舍站在窗外暗自笑着。

等一會，蔡六舍反而責備並且驅逐他們說：「我好意地要多給你們一點錢，爲什麼你們不識好壞，竟然自家打架起來？我這裏有喜事，還容你們放肆嗎？滾！快快給我滾！」

聯吟

特祝鄉賢的陳紫峰先生，青年時極其聰敏，他在書塾念書的時候，有一次天還沒亮蹲在學塾門外之毛坑裏出恭，聽見兩個走路的人，相邀做詩，一個道：

「我們聯吟罷？」又一個道：

「用什麼題呢？」

「曉行。」

「好！這個題恰巧合我們這末早地走路，那末，請你起句罷。」

「曉行真曉行，」

「十里天未明，」這兩句就是他們的聯吟呢。他倆一個起，一個續，正在詩興濃厚，並將接他們不清順的詩句的當兒。

忽然在毛坑裡發出一種清越而優美的聲音，這聲音的響亮，能使才破曉，萬籟俱寂的山谷都迴應。他——紫峰——嚷着，接續聯吟的詩道：

「惜無大布袋，囊此二畜牲。」

「誰罵我們呢？豈有此理！」他們準着那發音的毛坑找去，似乎要拿這無禮的童子，來教訓他一頓。

紫峰先生撞命的跑，他倆撞命的追，終於追到學房裡去，塾師剛好起來。

他們喘吁的問：

「這個不是你的烏徒嗎？……他……」

「是的，什末事？」塾師端詳他倆一回，似認識他也是念書人，忙的讓坐，他倆也不坐，接着說：

吟 聯
「太豈有此理了，我們吟我們的詩，干他甚事？爲什末罵起我們呢？」

「小徒怎地冒犯？請你們講來，我總得教訓給你們看。」

「我們因爲大清早走路，覺得寂寞，把曉行做題目，我的句是曉行真曉行，」一個道：「我的句是十里天未明，」

誰知他罵我們說什麼「惜無大布袋，囊此二畜牲。」難道教我們走路，不准我們吟詩嗎？」他們兩個中又一個說。

「先生……是他們聽錯呢，我那裏有說什麼「惜無大布袋，囊此二畜牲。」呀，我說的是：「不見青山面，但聞流水聲。」紫峯先生急地辯。

塾師聽了笑着，似表示鄙夷他倆的神氣，正要向他倆敷衍一下，而他倆已改了容——很和平地說：「對不起！那是我們聽錯。」說罷一溜烟地跑去。

爲甚麼他倆這樣前倨後恭呢？原來他倆都是秀才，這次要上省鄉試，經過這個地方，那知他們在路上聯吟，忽被紫峯先生嘲笑，那一「惜無大布

袋，囊此二畜牲。」的音韻和「不見青山面，但聞流水聲。」的句譜似，前
的句明明是罵他們的，忽然換這兩句，反成了絕妙的曉行詠，因此他倆佩
服到十二分，知道他是個非常人，他倆又覺得起先的句委實自慚形穢，所
以不敢再為難他，怕的是露出他倆不通的馬腳。

他倆去後，塾師還說：「承上句天未明的意，接這兩句，描寫曉行，
倒還不錯呀。」

鼻司

嗅覺敏銳的人，叫做「好鼻司」。——這句俗語在閩南，真是普遍呢。牠的來歷，據一般人說，多少脫不了神話的窠臼。

鼻司那裡的人？姓甚？名誰？我們都攷查不出；不過他用鼻子哄騙人家，碰巧，得着意外的機會，因此人以鼻傳，就叫他做鼻司。

鼻司生性游手好閒，在鄉里的時候，掛名耕田，懶去做工，既然不耕而食，就走到做騙子的路上去。

鼻司在他的騙術未施展以前，要使一般人信仰他的本領，便和他的老婆預約，等他和同伴在田間耕作的當兒，把他家裡不重要的房子——如草間之類——放火燒掉，他在田間裝着假，把鼻子一嗅，愴惶地喊着說：

「不好了！我家裡的房子着了火了，」他一邊喊，一邊要求同伴和他跑

到家去救火。

同伴們見他無故的喊叫，無不笑他的。而他着急地說：「真的，我嗅着哩！我嗅着哩！」

同伴們將信將疑地跟他去，果然走到他的家裡門前，那火正燒得焰光四射，鄉里的人撞命營救，才得撲滅。

其實呢，他犧牲了一間不重要的房子，做了他的宣傳廣告，於是他鼻子會嗅出事情的名，便因此傳播遠近。閩南的方言凡是做工的人都稱爲「司」，他居然得着鼻司的譚號了。

自此之後，鼻司每在田裏觀着他們同伴不在的時候，把他們的耩子，犁子，或其他零碎的東西，暗藏在別塊的地方，同伴找不見他們的家伙，便去求鼻司替他們用神秘的嗅覺偵查；既然是他拿去的，不消說經了他一嗅便找着了。這末一來，鼻司替人家找尋東西，得了謝金着實不少。——

而他「嗅事」的聲名，便馳傳四方。

某朝代的皇帝，失掉了一方玉璽，下詔各州郡偵查，各州郡奉着詔書，個個無不手忙腳亂，無計可施，免不了出榜徵求。偵探玉璽的人才，鼻司的岳父素來曉得鼻司能「鼻事」，見着榜文，立刻替他的子婿報名去，一面走到他的家裡，向鼻司道喜，并說已經替他報名。

糟了！鼻司聽他岳父的話，着實恐慌起來，但他怕人家看出他的破綻，對了丈人依舊不說他一向都是假的，只是推三托四不願應徵。他的丈人以爲既向官廳報名，不去恐怕得罪，硬要鼻司去的。鼻司推辭不得，鼓起勇氣，勉強同他的丈人見官去，填了應徵的願書。

這位神秘的偵探家——鼻司——由州郡保送晉京，皇帝聞說有這個異人，親自召見，鼻司放着胆，把平時本領奉知，皇帝大喜，便命鼻司先在宮中查尋玉璽。

鼻司嗅了半天，那裡嗅得甚麼出來，暗自叫苦不迭，嗅了好多處，真是海底撈針，何處尋覓；他自忖這回一定瞞騙不過，被皇帝治罪，不覺自言自語道：「左死！右也死！應該是着死！」恰巧那皇帝的左右丞相跟着鼻司去嗅玉璽，聽了這些話頭，嚇得手足無措。

你道爲何這兩個丞相會驚到這個地步呢？原來他們兩個的丞相，同謀要篡奪帝位，偷將玉璽埋在宮裡；他們的名一個叫做「應」，一個叫做「該」，在鼻司却是「言出無心」；在兩個丞相却是「聞者有意」，因此誤會他們做的勾當，已經被鼻司嗅出了，——所以即時着了恐慌。

左右丞相低聲對鼻司道：「老哥真高明呀！求爾別聲張，不可對皇帝說起我們的名，玉璽埋的地方我們可以告訴你，如肯答應我們的要求，謝金該多送你一點。」

鼻司

鼻司莫名其妙，停了一會兒才理會着，故意留難了他們說道：「你

取去我已嗅出了，假使你們不告訴我所藏的地方，停一下我嗅也會知道；要我別聲張呢，第一先說出謝金多少？第二要告訴我埋藏在那裡？」

左右丞相一一答應了，那玉璽掩埋在某宮某處，自然也要對他說明。不一會鼻司果然嗅出玉璽了，皇帝喜到甚麼似的，立刻要封鼻司做大官，他反而再三遜謝，只要求了皇帝，賜他燈心衫一領，并准他遊街三天。不消說皇帝一定答應他，便命工匠做了一件極精緻的燈心衫賞他。

鼻司穿了御賜的衣服，在街上搖搖擺擺，經過一間打鐵店，瞧見那鐵匠將鐵一塊一塊的燒紅，他看得有趣，走進裡面，站在一旁，誰知那鐵匠把錘子打下，火花迸將起來，着在鼻司的燈心衫上，剎那間把御賜的衣服燒掉了。鼻司和鐵舖大鬧起來，鐵舖的掌櫃知道這燈心衫是皇帝賜的，賠他不起，費了許多唇舌，才由鼻司出了主意，叫他打了幾千個的鐵桶賠償他。

疏濬江河招工，鼻司因為他有了幾千個的鐵桶，正合盛泥舀水的工具，居然應了招募去擔任。在工程進行的當兒，江邊為利便工作起見架起轆轤，一個個的鐵桶，繫在兩傍，做舀水的工具，鼻司老是高興的，坐在鐵桶的另一傍，任憑轆轤轉動，一上一下地在那裏嬉笑，不提防忽然索子斷了，鼻司跌下來，他死了！奇怪！他的身子不見了！忽地變成無數的螞蟻。

螞蟻嗅覺最靈，據說是鼻司的化身。

曾章官

曾章官大概是清朝咸同時代的人，他有椿賣狗的故事，成了閩南普遍的流傳，就是「曾章官賣狗假窮」，這話的流傳，成爲俗語，無論婦孺都知道的。

曾章官是有名的富翁，他致富的原因，沒人能夠知道，簡直除了他而外，就是他家裡的人，也許不會知道。人家只見章官自從買來一隻狗，畜養了後，他的財產，就一天多似一天，所以當時有一句：「曾章官旺在一隻狗」的俗諺；而這句俗諺到現今，還同「曾章官賣狗假窮」的俗話，一樣的盛傳。

曾章官既擁着巨資，不免有班土劣想要覬覦他，和他要好的呢，自然是恭維他，恭維他自然想要沾他的潤；反對他的呢，自然是要欺負他，欺

負他自然是會無風生浪，會章官有了這一注家財，敷衍和應付直使他智窮力竭呢。

他麻煩了，厭惡了，他唯一的方法，只有裝起窮來，於是他把家裏不重要的東西，不時拿出來賣，——不過是他故意藉以避去富翁的名，使免惹起許多的是非，可是人家歸跟仍是不信他。

忽然他想到那隻狗了，他想：他的狗是最有名的——因為人家都說「會章官旺在一隻狗」，索性連那隻狗也賣掉，那時人家也許就會承認他真窮了。

誰知他弄假成真，自從那隻狗賣掉了後，他竟真窮起來，因此「會章官賣狗假窮」的話流傳到至今哩。

金錢的累

陳波舍是泉州城內有名的富翁，（大約是清朝乾嘉時代的人。）因為他的家財多了，整日爲着生理，放債，收租，忙到了不得；他的辦公時間，自早晨至晚上沒有一刻休息，連吃飯的時間都不能照準，尤其晚飯那一頓常常挨到二更時分，他的夫人看他這般的勞碌，心裡頭自然十分難過，每每對他說：「你的身子要緊呢，不可累了！」陳波舍雖然承認她說得有理，只是無法可以擺脫這繁雜的經營。

隔壁李四哥，家貧如洗，天天出去替人家工作，每日只攢得三百文，還好他的妻小林氏勤儉，在家作活，也可得到百八十文，來貼補家費，夫婦兩口才得敷衍過去。

李四哥是個樂天知命的人，他工作停歇的時間，老例是在夕陽銜山的

時候，他回家來把所攢的工錢交給他的老婆，其餘的事一概不管，高興的時候，或彈琵琶，或吹洞簫，或唱一兩支的曲子，這些玩意兒就是四哥經常的功課。

抑揚的聲調吹送到陳波舍的屋裡，接着又是琵琶聲，洞簫聲，和四哥夫婦的笑語聲，陳波舍正在忙着和一班債務，租戶，清算賬款，晚餐還沒工夫去吃，當然那一片的歡樂聲，聽不到他的耳朵裡，可是陳夫人因着這聲音，就感到苦樂不同的境地了。

當下交接的人去了，陳波舍和他的夫人開始吃那快要冷的飯，這時隔壁的歡樂聲還未停歇，陳夫人對她的丈夫說道：「你聽着嗎？那邊李四哥還在取樂呢，他家裡的清淡，簡直是個光蛋，虧得我們有這末多錢財，而你的樂趣，反比不上他一些兒。」

「『無錢樂得一身閒』你沒聽見說嗎？他因爲是個窮漢所以他會這末的

清心，我們要他安靜些，那是容易的事，只消我們肯破了一點鈔兒就得了。」陳波舍這樣答覆他的夫人。

「你有甚麼法子，能够使他變快樂爲痛苦呢？」

「你只消等到明天，如果還有這些聲音，才說我是不對。」他倆一邊吃飯，一邊談論這些事，後來各自休息去。

隔了一天的早上，陳波舍打發當差請了李四哥過來，四哥不敢怠慢，立刻跟着那當差來見陳波舍。

「四哥！你近來好嗎？」

「波舍！我們老隣居，你可不知道嗎？我不過替人家做工，還配說什麼好不好？不過……」

「是呀！我想你做工，終沒有什麼出身的日子，我們既然是老隣，痛癢是相關的，老早就勸你找個出路；我如今借你五百塊，你只消自己想

個相當的生意吧！款子這時可以拿去，不夠再來商量。」陳波舍話說了後，把五百元的現款點交給四哥。

李四哥真是意想不到，停了好久才說：「感謝！你的栽培！」收了款子歡天喜地到他家去，不高興把陳波舍一番的美意，對了他的老婆一五一十的盡情說過，這天竟然沒有工作去。

金錢的魔力，果然真利害呀！李四哥自從領過陳波舍這筆巨款，心中只自計算此後要如何經營，如何佈置，這樣，那樣想到不得開交，終沒得一個完滿的解決，這天晚上的晚餐竟破例延至一個時辰，才胡亂吃了一些，不消說平時經常快樂的課程：吹啊，彈啊，唱啊都沒有工夫去享受，還不時發出嘆息的聲音，現出焦灼的面容；夜來躺在床上，——展轉反側，直至天亮，還未曾合眼。

那天晚上陳波舍和他的夫人特別留意隔壁李四哥的動靜，果然聽不見

李四哥的聲響。陳波舍對他的夫人說道：「我的話對不對？」他的夫人只是笑着。

李四哥已經兩夜沒睡了。第二天的早晨，他——四哥——真累極了，坐也不好，站也不好，躺在床上朦朧地似乎要睡。忽地裡好像快樂之神在他眼前警告他說：「金錢會累人呀！覺悟罷！別自討苦惱！」他猛然醒了，不遲疑地把前天陳波舍借給他的銀子，原封送還給陳波舍。

「李四哥！你的生理如何計劃？」「不！我不會計劃，今天特地把這款子送還給你，感謝你的盛意。」他把銀子點交，便別了陳波舍而去。

這時李四哥心地澄澈，到家裡足了睡眠，再過一天仍去作工，晚上的簫聲，琵琶聲，嘹亮清越，不時趁着風送到陳波舍的屋裡來。

過了幾年，陳波舍的家事中落了，而這老隣居李四哥的曲聲，簫聲，琵琶聲，却沒會改變。

壹個銀圓

嚴寒的夜，李永和他的老婆已睡在一張破榻上，帳子被鼠嚙了幾個穹窿，也沒有錢買些布來換一幅，或補個完整，索性把牠揭開，免得冷風從圓洞穿進去，比較沒放帳子還銳利；這個辦法，已是他們倆在兩年前共同的計劃。

十五的夜月照徹大地，他們倆因晚飯沒得吃，早把門兒關上，縮在破爛的被窩裡；各人的上下齒滴滴地響着，李永還時時喊：「冷呀！冷呀！」忽然大聲地從李永的口中喝出來：「銀！銀！大銀！在地上。」李永的老婆伸起頭，向地上瞧。

「銀！銀！真的是一個大銀。」她喊着翻起身子，似要爬過她丈夫，到地上去拾那塊爛爛有光的大洋錢。

「慢着！」李永把她擋住，「當心一點，現今盜賊正多呢，在黑越越的屋裡，萬一拿得不仔細，銀子觸着地兒響，被人家聽見，走漏風聲可不是玩的，橫豎這塊已經在我們房子裏，等到天亮我們慢慢收藏起來，才是萬全的法子。」李永接着說：

她聽了這些話，仍舊躺在原位，起先翻轉的時候，被利刀似的風掠得瑟瑟發抖，縮做一堆，半嚮沒說話。

「明天買兩毛錢的米，其餘的我想……」

「丘旺舍不是叫我明天去替他挑娶媳婦的禮物嗎？賞封的禮錢總有一百八十，糴米的款就按這注吧，俗語說：『一錢起高樓』，這一塊的天財，說不定是我們發跡的起基，怎可隨便花掉？」

「那末，你就想把這塊做資本吧？」

「是呀！我正在計劃呢。」他答她。

「花生，油炸燴，不，用不着這末多，小孩子的玩具太雜碎，擺菓子攤吧，不妥，不妥！」他自己念着。

「你把那塊銀子交給我，包管數年後我們膏裕。」（膏裕就是發財，疑是膏腴的訛音）她說。

「真嗎？」李永懷疑的詰她。

「不信？我告訴你：我們把這一塊錢買十幾隻雞子（不是蛋，已孵化的小雞），四個月了後，頂少該有四隻母雞，母雞產卵，再過兩月，就可孵得四五十隻的雞子，過了一年，雄雞和母雞一定有两三百隻，如是三年的久，我們就膏裕了。那時我們把賣雞的錢，買兩頭的豬，母猪養小豬，小豬大了又養小豬，再過了六年我們就大大膏裕了。」

「好！你的生利方法很好，我們明天就這樣實行吧！」永幾跳將起來，接着永又說：「我這衣服大髒了，到那時有錢了，還得做一付頂瓜瓜的，

不，衣裳還可以隨便，我們的屋子太漏，一定要把屋子先修理，或重新起蓋。」

我的裘總要做，你看！這樣的冷天，我還穿得這般破的袂襖冷得要命！她說。

「總該做一件。」李永答。

「你想做那樣的好？」

「堅固耐用的得了。」

「我要做件綢的皮襖。」

「棉的够了，我們這裡用不到皮的。」

「我沒告訴你，你那裡曉得呢？前年大姑的表妹出閣，請我好幾回，我起初因為沒衣服穿，推託不去，那知她敬意得很，催了好幾回，我不得已到我的妹子那裡要借一件棉襖，妹子畧答應了，誰知妹夫回來，叫她到

房裡說了幾句話，那襖子竟拿不出來。他們在屋裡說恍惚是怕我沒錢，藉名兒拿去富呢，後來虧得對面王嬌嬌拿一件舊的袂襖借我，我才得去，到了大姑那裡，人家穿的都是棉的皮的，弄得我不敢和她們站在一塊兒，大姑還要留我到第五天吃會親酒，我等不到那天，就先跑回了，如今想起來怎不愧煞呢？」

「衣服只求溫暖，何必一定穿皮。」李永聽了她絮絮叨叨已有點不耐煩，似乎憤憤地答她。

「不做便罷，要做，我總得做皮的。」她鄭重聲明地說。

「皮的藏在裡邊，誰見得呢？」

「要給人家瞧着，那容易得很，要穿的時候，把胸前剪破一縫兒，給毛鋒伸出外邊來，人家就得……」

李永不待說完拍得一聲就打她，氣憤憤地喊道：「你這不守分的賤人

呀！我的衣服還沒做，你一定要皮的，並且把好好的皮襖剪壞；這樣地糟踐東西，豈不把我的家財弄壞。」一壁兒罵一壁兒打，於是她哭了！他們倆就在床上廝打起來。

「家財是誰發的，我……穿你……件衣服有……甚麼過分？」

「銀子誰發現的？誰交給你的？你……這賤東西呀！」他們倆從床上扭到房中廝打了。

「開門！開門！夫妻們有話商量吧！爲甚麼動不動就打起來？」李永的同居張二嫂手提燈火打門進入，因爲她聽了他們鬧得太利害了。

「二嫂！我告訴你，棉的襖子不穿，還要皮的，皮的好好不穿，還要剪壞；有這等道理嗎？」李永訴給張二嫂說。

「我替他發了那筆家財，穿他一件皮襖子，有何過分？」她着急地分辯，而且還帶着哭的聲音。

「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都不明白。」張二嫂似乎莫名其妙的說。

「呀！你不知道嗎？我剛才在房中，拾得一塊大洋錢，不，還在地上沒會動牠，打算待到天亮才收起來。」李永說時眼睛注在房中剛才發現洋錢所在，大聲喊道：「不好了！洋錢在那裏呢？」於是永的老婆和張二嫂俱循着永的視線注目到房中的地上。

「呀！洋錢真的不見了！」永的老婆也同樣着慌地喊。

這時張二嫂責備他們道：「爲什麼你們不先把洋錢拾起來呢？只管打架。」

他們倆面面相覷，很失望的樣兒。

一陣風吹滅張二嫂的燈，房中仍舊黑暗起來。

「呀！那塊洋錢仍在那裡啦！」永狂喊。「是的，沒有丟掉呢。」永的老婆喜着說，張二嫂也把眼睛特別注視。

「那不是月色從你們屋子上的窟窿照進來的影兒嗎？你們看錯了，不是一塊洋錢喲！」張二嫂且說且把自來火擦燃，再上了燈。

屋裡照着燈光，洋錢又不見了。

他們夫婦被張二嫂提醒，抬頭向屋上一瞧，果然一個洞兒照着月色，——那是下午被貓兒攪開的。

李永無力地嘆了一口氣道：「那是我晚上沒吃，肚子餓了，眼兒花了。」張二嫂笑着回去，李永的老婆不禁傷心地流了很多淚。

豬仔打死纔講價

「豬仔打死纔講價，」這句很普遍的俗語，在閩南隨便的地方都可聽見的，牠的意思是說做事的人，不把事情斟酌些，孟浪地做了，到後來和家人發生糾葛。這句的來歷，完全屬於神話，在民間傳說中，算是一種有趣的故事，把牠敘述如下：

從前泉州城內有甲乙二人，交情最密切，——大約是把兄弟。——不幸甲的得了暴病死了，乙的非常傷悼，當他的亡友要大殮的時候，也曾撫尸慟哭，幾於痛不欲生。自此花晨月夕，無不思念故人，究竟人鬼懸隔，乙的雖多情，只好追憶音容，空自嗟嘆，有時滴了幾點傷心淚而已。

那知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一天的晚上，乙在睡夢中，夢見甲的來和他談話，且說他——指甲——死去是做陰司，他——指乙——如要和他

時常見面，也很容易，只消中午的時候睡在床上念了幾句咒語，靈魂便可到陰司裡去，和他會晤，說罷並將咒語傳授給乙。

不一會乙醒來，幾句咒語已經十分爛熟了，他念友心切，到了越日的中午，就照他亡友所吩咐的，躺在床上，把那咒語念了一遍，果然不多時，已到了陰司殿前，見了他的亡友去了。多情的乙，既有這個溝通陰陽的妙法，他又篤友誼，每至中午，便就躺在牀上，魂遊陰間。

有一天乙的愛孫跟他在牀上睡午覺，七八歲的小孩，最喜歡模仿，聽着他祖父口中念的咒語，一句一句地趁他念，竟然祖孫同到閻羅殿，乙的只顧和他的好友談話，任憑他的孫兒到各處遊玩，也沒工夫去管他。

他的孫兒爲着好玩，獨自跑到外邊，見一羣小孩把壁間掛的豬帽各人拿去一個戴着跳躍遊戲，他也取一個戴着，跟他們一齊跳躍跑得無影無踪了。

乙和甲談話完了，忘記帶他的孫兒去，循着原路走回陽來，醒的時候連喚他的孫兒不醒，而他的孫兒似乎死去了，猛然想着剛才和他一塊遊陰，可是已經過了午了，也沒法去找他來，他們家中的人不消說要着急呀！

好容易等到明天晌午，乙就床上念咒去見甲，問起昨天帶來的孫兒，甲也茫然不知所以。後來甲召了生死簿一查，才知道昨天有十二個小孩子轉輪去做豬，他的孫兒不曉得這一回事，以爲那群小孩子戴豬帽是遊戲的，學着他們也帶了一個，一併投胎到興化府某鄉某家做豬了。

乙聽了急得什麼似的，求甲替他挽救，甲沈吟了半晌，才叫乙回陽去，趕緊到興化府，找得一家的母猪生十三頭的內中有一隻白額的買來打死，他的孫兒就得回陽。

乙還魂到家，吩咐把他的孫兒且別收殮，星夜趕到興化，到了某鄉，果然查出有一家的母猪生了十三頭的豚兒，內中一頭是白額的，乙見了只

說聲要買，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白額的打死，鄉人詫異得很，乙和鄉人講了價錢還了他，回家來，他孫兒已復活了。

七十三，八十四。

「七十二八十四。」這句在泉州盛行的俗語，牠的應用都可適合人和物底上頭，概括說來，就是不倫不類的意思，牠的來歷却少有人去攷查，所以連一個巨大工程的古蹟，也沒人去注意，實在太枉屈這個古蹟。

遠近馳名的洛陽橋，誰也知道牠的工程巨大，因此，凡遊歷泉州的，十有八九非到洛陽橋去參觀不可；而洛陽橋當時神秘的建築，也費許多人的探索和研究；甚麼夏得海投文啦，龍王指示啦，多麼膾炙人口。至於和洛陽橋的腰間相望的，有一個鳳嶼（土名叫烏嶼）接連於洛陽橋南畔的陸地，有一條橋叫做盤光橋，似乎也值得研究，據泉州府誌載稱：「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又攷泉州萬安橋（即洛陽橋）宋蔡端明公的碑記說：「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那末，盤光橋比較洛陽橋的工程還大呢。我們獨不解同在波濤洶湧海深不可址的處所，一個則名播遐邇，一個則無人

過問，而且遊洛陽橋的人，在這個可望可即的盤光橋，也少有人去問津呢？

盤光橋在泉州府誌記載很簡畧，祇說宋寶祐間僧道詢募建的。而洛陽橋蔡襄自記是說：建築在皇祐五年，盤光橋雖較後於洛陽橋，建築時間，相差有一百七十一年之久，但就長度比較，盤光橋實較洛陽橋更長，牠的工程偉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附近這兩橋的鄉人說：「洛陽橋只有七十三坎，盤光橋有八十四坎。所以「七十三，八十四。」的俗語的說法，原來是根據這二橋的坎數。但是用爲不倫不類，有甚麼意思呢？我的意見或者因洛陽橋自蔡襄倡建了後，經過好幾次的修葺——俱載在泉州府誌——至今還是完整的，盤光橋傾圮了後，未曾重修，——如今舊址還在，但須潮退才可勉強走過——不配把牠拿來和洛陽比擬吧（？）

殭屍，骸哥

南人好談鬼，迷信的人，往往造出許多無稽的話，說來真覺可笑。在民間故事中，涉及鬼神的傳說尤多，我們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所以仍舊把這些傳說搜集起來。

泉州城內最荒僻的地方，莫過於東北兩隅，在靠東北的有個地名叫做茫茫園，周圍差不多一方里，都是墳墓，其中的荒塚，着實不少，既然這般的荒涼，自然是人跡罕到的地方，在這裏附近，有一座破屋，屋裡有一具久年的棺柩，屋子破漏了，那具棺材日間受着太陽的曝曬，夜裡受着月亮的射照，那棺中的死人，竟因日月精英所感，變成了殭屍。

據說這殭屍是很可怕的，牠會在夜間出來，找人吞噬，牠那獐獍的怪臉，真是難以形容。在幾十年前，有一個守城兵士，住居在泉城的東北隅

，他每天晚上，要到城上去服務，由他的家要到城上，走的徑路，就須經過茫茫園，可是他的胆子還大，雖有人勸他不要打這條路經過，他總不肯聽。某年冬天的晚上，北風狂吼，微雨紛紛，在黑越越的中間，這兵士荷了一件棉被，手上也沒有拿燈，獨自一個孑孒前行，誰知剛走到茫茫園，背後的遠處似乎有個黑影追來，他心中疑是殭屍，撞命就走，豈知他越走，那黑影越追越近，他急了，無法只把肩上所荷的被窩擲去，殭屍誤是那兵士交跌，於是追上前把那件被窩攬住，那兵士才得放鬆一點，幸那裏近了一座古廟叫北帝廟，兵士急避到北帝廟裏邊。但殭屍攬了被窩，知不是人，立再追去，仍跟踪闖入廟內，兵士到這時候，性命危急萬分，只好爬入那廟中的案棹下，作最後的消極躲避。

殭屍追守城的兵士，闖入北帝廟裡，見那兵士躲伏在案棹下，剛要撲將進去，忽地裏拍得一聲！殭屍死了。原來北帝廟案棹的左旁塑了一尊周

蒼將軍，手握青龍刀，這時殭屍要撲那個兵士，不知怎樣在周將軍手中所握的刀，竟然劈到殭屍身上來，殭屍被這一劈，立刻死去，因此，守城兵士得了倖免。一般迷信的遂說是周將軍顯靈了。

「骸哥」的名稱，相傳是骸哥自己說的，這個故事的神怪，也和殭屍同樣的荒唐。泉州城內有一個地方，叫做海清亭，在數十年前那個地方到夜間就有一般迷信的，相戒不敢經過，他們所以不敢經過的原因，就是說那處有一個骸哥，往往現了一種可怕的怪形恐嚇經過的人，他們並且說有人看見過，那骸哥的形狀是：「嘴齒筷子長，鬚髮像頭毛，眼睛壺仔大，遍身都是毛。」（這幾句是泉州的方言，現在小孩子還常念的，就是指骸哥。

）既然這樣可怕，所以在那時候，一到夜裡，就沒人敢走這條路了。

偏有一個不怕鬼的賣魚販，他雖聽着人家這麼說，他也不以為意，反而故意要走這條路，要試着那怪物的形狀。他每次要到塗山街販魚，別的

路不要走，偏要打從這海清亭經過；而他到塗山街販魚又是在夜裡天還未亮的時候。他經過了好幾回都沒會碰見一次。有一晚那骸哥果然來了！不消說形狀兇惡和人家所傳的無異。骸哥照例報名，喊了一大聲「骸哥」，可是那魚販一點恐慌都沒有，他拿起扁挑對準了骸哥打去，奇怪！他連忙打下，那骸哥仍然站着！而魚販的扁挑終於打折了，他的餘勇可賈，便用空拳和牠格鬥，誰知不提防把拳子打碰着牆壁，這時才感覺手痛，不一會天也亮了，骸哥的影也不見了。

骸哥究竟是什麼幻形呢？據說是一個死的貓頭得了日月精英，來作怪
的。

石獅王，關刀埕

泉州城內·附近新門的地方，有一個規模狹小的佛宮，裡頭不是供養什麼菩薩，崇奉的是一尊石獅，（石琢如獅形）這尊石獅人們稱牠是石獅王；最普通的是把這石獅的宮叫做虎爺宮。大概因為獅的狀像虎，所以有許多人不認識不清，把獅王叫做虎爺呢。

石獅王宮的前面，有一條廣潤的街道，兩傍俱是民居，其中很不少古時建築的高堂大廈，我們就可追溯那個地方，從前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場所了。這條街道叫做關刀埕，牠的名稱的由來極其簡單，就是因為那條街道上的石頭，鋪築的形狀，像一把關刀的樣兒。可是我們這裡民間的傳說，那關刀埕的鋪築，不是無目的的，牠的築成，是和石獅王的宮有關的。

石獅王本來沒有建宮，也沒有人去供奉牠，牠在甚麼時候安置在那個

地方，也沒有人能夠知道。據一般人說：那尊石獅從前的安置，是要牠來鎮壓風水，及了年久，牠自身也得着風水，居然靈應起來了，這個石獅王是個偷雞摸狗的登徒子，自他靈應了後一到夜裡，便變做美貌少年，勾誘女子，婦女被他淫污的非止一人，牠前面那條街某甲有一個女子，年才破瓜，生成十分秀麗，她確守從前所謂閨訓，未曾輕易出門，這石獅王涎着她的美貌，每至夜間，就幻做美少年，來她房中玷污她，女郎心中雖不願意，想要拒絕；但牠來的時，她的四肢就無力，連一句話都說不出，而來的路徑，也不知從什麼地方，雖門戶緊閉，牠出入却能自由，——而女郎終不知這少年是誰？

女郎被石獅王沾污，已有幾個月了，她家裡的人，那里曉得這末一回事？不過她的氣色，逐漸枯黃，而她的肚了似乎有了身孕，她於是着急起來，不得已把她所遭不幸的，告訴她的母親，她的母親聽了自不免替她着

急。她的母親是個聰明不過的人，素時也曾聽這石獅會作怪的事，所以對於她的女兒，也許被她猜着幾分，後來她心生一計，如此這般的授給她的女兒。那女郎巴不得有這一個妙策，那天晚上，這石獅王幻形的美少年，照例到她房中，她依她的母親的計而行，到了越天的早上，女郎的父親，居然在石獅王安置的地方，察出到她女兒的房中的証據了。

原來女郎的母親，自聽着她女兒告訴的話，明知這美少年必是妖物幻形，可是牠來去無踪，終於沒得証明，於是囑咐她的女兒，等了那美少年要去的時候，暗把絲線繫在牠的衣裾，待到白天，看了循着這條線延長的路徑找去，那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東西作怪了。她的女兒照這樣做去，所以隔了一天，竟會被某甲——女郎的父親——偵知。

某甲已察出石獅王作怪，躡躑他的女兒，免不了想個方法，來消滅這禍患，求神禱佛，千方百計，都找不出一個妥當辦法，正在怪忙亂的中間

，忽來一位老人，說他有法子能够降伏石獅王。他說：這石獅的作怪，就是因爲安置的地方，得了風水的活穴，要打破這活穴，須得在石獅王前面的那條街，鋪了一個形似關刀的石埕。

因此：某甲聽了那老人的話，就在石獅王前面，照這樣安排，——關刀埕的地號，如今仍沿用着，石埕的古蹟還存在。相傳後來迷信的人們，因爲這石獅有點靈驗，所以築了宮來奉牠呢。

洛陽橋瑣談

關於洛陽橋的故事，記載的一定很多，本想不多贅；但據我所聞和查泉州府誌所載的，有點符合，所以不管人家有無述過，把傳說比較有趣的申述如下：

洛陽橋故事中，最精彩的一幕，就是——「移檄海神」；然夏得海醉臥海坡，馬上能召龍王，就神話而論，也覺得欠一些補充，我在搜輯民間故事，忽又聽得一段呂洞賓和洛陽橋的傳說；這一點附益在「移檄海神」裡頭，似乎可補那神話裡面缺點的理由。我且不憚煩地溯上建造洛陽橋的動機，銓次寫來；下文篇中的故事，除蜜水寫字一段外，其餘的都散見在堅瓠集，名山記；而且已經採錄在泉州府誌的拾遺篇裡：這是該聲明的。

洛陽江形勢，一邊負山，一邊面海，水流十分湍急；橋未建以前，經

過的自然要由海過渡，遇着颶風或水怪，溺死的人也不知多少。有一年，經過這渡的小舟滿載乘客，那船剛至中流，風浪大作，幾乎要沉沒，忽然聽着空中道：「蔡學士在裡頭，趕緊拯救他。」這句話才完，風浪就頓時平息。大家得了救命，就想到空中說話的來因，他們徧查全舟的姓氏，只有一個婦人是屬蔡姓的，這婦人身中已經懷孕幾個月了，一舟的人個個都感謝這個婦人，並向她道喜：因為她腹中有了位未來的學士。婦人也暗自驚奇，對着天老爺禱祝說：「如果她異日生的是男兒，有學士的福命，一定要在洛陽江造起橋梁，給過渡的人們免受災厄。」

過了幾個月，蔡姓的婦人果然生下男子，她自江中遇難時，神示胎兒福蔭，逆知此子終來定必顯達，不由得愛逾尋常，表名叫做囊。

蔡囊自幼真質聰慧；頭角崢嶸；他又時常聽他的母親說起洛陽江當年的事，腦子裡便深刻了築橋濟人的宏願。可是他還在讀書時代，終來能否

如願以償，也未可知；蔡襄攻書求名的事，暫按下不提。

如今且說宋以前唐朝時代有一個進士姓呂號純陽，他生來有仙骨，勤破紅塵，入四川峨眉學道修行。他曾做一首詩道：「太乙宮前是我家；詩書萬卷作生涯。春風醉酒不歸去；落盡碧桃無限花。」大概因這首詩，有點留戀世間的意，自己推算五百年後，當遭雷厄，他想要逃這個厄，祇有五百年後出世的蔡襄能救他；到了氣數已到的那年，他搖身一變，化作一條青蛇，到蔡襄的書齋來，正好蔡襄在裡頭鎔爐讀書。呂洞賓便躲避在爐裡，那晚雷電交作，殷殷地響，烟烟的光，繞着蔡襄的屋子，幾於沒停息。蔡襄儘管讀書，那裡知道這末一回事。正在驚訝的當兒，忽聽雷震判官說：「雷部速退，無驚學士。」不一刻天色開霽，呂洞賓才從爐裏出來，向蔡襄深深作揖道：「蒙君福蔭！免受雷災。」說罷取出「筆」，「墨」送給蔡襄作謝，蔡襄知是仙家寶物，珍重收藏，不在話下。

蔡襄奮志讀書，接連登科及第，在宋仁宗朝果然做到學士。他得志之後，心中唯一的記掛：就是建造洛陽橋；無如他所做的是朝裏的官，泉州離都城很遠，千里關山，畢竟對於造橋的事實辦不到。所以他盼望外放的心，也日切一日；然本籍做官，宋朝無此成例，這一點真個使蔡襄想到無可如何了。

有志事竟成，蔡襄的計劃該於成功，他做做學士，君臣之間，甚是相得，差不多天天跟皇帝在一起。這天趁御駕不在，他悄悄地用一些蜜水蘸着筆，寫幾個字在御園的壁上，所寫的是：「蔡襄！蔡襄！本省做官。」園裡的螞蟻嗅見甜兒，馬上在蜜字上，把那字兒組成十分明顯。等下，皇帝來了，忽然照着蟻字，衝口念過一遍，蔡襄立即跪下謝恩！這末一來，反使仁宗返悔不迭，對蔡襄道：「卿誤會呢！朕不是叫卿本省做官，朕是念螞蟻的字呀。」蔡襄從容奏道：「臣聞天子無戲言，陛下賜臣的恩典！既已

出諸聖口，務懇簡臣到福建去，以維陛下威信！」仁宗聽得有理，不得已下了一道上諭，命蔡襄做泉州府，蔡襄建造洛陽橋的計劃，這時已經成功了第一步。

蔡襄到任，首把建造洛陽橋的方案，召集了一班紳民來署商議，不消說大家都表示贊成的；於是鳩材庀工，從事於實行工作的第二步。豈知波濤洶湧的江流不做美；築橋的工程師使盡種種的方法，最初的基址還填築不下，這個天然的阻力，真的急煞蔡襄呀！

坐在泉州府署裏的蔡襄，終日祇是愁眉不展，思量到無可如何，最後的希望，只有問計於海神的一法；於是傳令排班坐堂，徵求入海的壯士。他坐在公座上，很莊重地問：「誰下得海？」恰巧隸役班中新補一個名叫夏得海的，聽見府尊老爺連忙呼喊幾聲的「下得海」，以為是喚他呢，巴不得這個上人要他幹事的機會，急地答應道：「小人是夏得海。」蔡襄端詳他一

回道：「你真的下得海嗎？」

「小人真的夏得海。」

「那末，等我寫個文書交給你吧！」蔡裡說罷，又猛憶着當年呂洞賓贈予的筆墨，遂用了仙家的法寶——筆墨——寫了一道檄文交給夏得海馬上就要去。

夏得海接過檄文，才知是聽錯，如今要叫他到海裡去，慌得他目瞪口呆，連話都說不出來；拿着文書跑到家中，對着妻子流淚滿面，把錯聽話須入海去的話，說了一遍，終於無法銷差，打定主意，索性投海死了罷。走到街頭沽一瓶美酒，吃個酩酊大醉；別了妻子；帶了檄文；躑躅走到海灘上，臥着待潮至淹死。

夏得海萬望俱灰，不覺睡去，霎時醒來，審視那檄文已換了一封，不由得又驚又喜，三步做两步的跑回府署來，把文書呈繳。蔡襄拆開一看，

內中寫一個「醋」字：這字分拆起來，領會是指示廿一日酉時可以下基的。到了那個時刻，果然海不揚波，潮流盡退，橋的基址遂奠得堅堅固固。——自皇祐五年四月起，至嘉祐四年十二月；前後計七年之久，這巨大的工程，居然告厥成功。

有人說：是蔡襄用呂洞賓給他的筆墨寫文書，所以會達到龍王那邊去。夏得海拿檄文醉臥的地方，在秀塗港岸上一個小礁石，現今那里的居民都叫這個地方做神山。

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又一傳說

民間傳說，本來是從民衆口頭傳述而採取的，往往有一事而傳說有好幾樣的，但是我們爲要研究民俗，不能不把這些流傳不同而比較普遍的寫出來。對於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前次我曾就所傳所聞的編成一則；可是裏頭所載和最近所聽的又有點不同。最近友人某君向我述李九我和葉向高的關係，據說這個傳說，是從李九我先生的後裔述給他的，或許比別的傳說爲較實吧，茲特再錄之。

據說李九我的父親，在福清縣看中了一個墓地，卜知這個風水有貴子之穴，探悉是葉姓葬過的墳墓，心雖欣羨，而物非己有，明買不來，乃用暗取之計，就在福清縣開設生理，和葉姓結交爲朋友，於是把一個女婢送給葉姓——葉向高的父親——做妻室，果然娶過之後一連生了兩個兒子，

說傳一又係關的高向葉和我九李

後來李九我的父親再到福清，見了葉姓兩個兒子生得骨格非凡，向他分來一個，就是李九我，那個歸葉姓的，就是葉向高，李九我和葉向高在明朝俱做過宰相，他倆原來是同胞兄弟呀。

539.52



